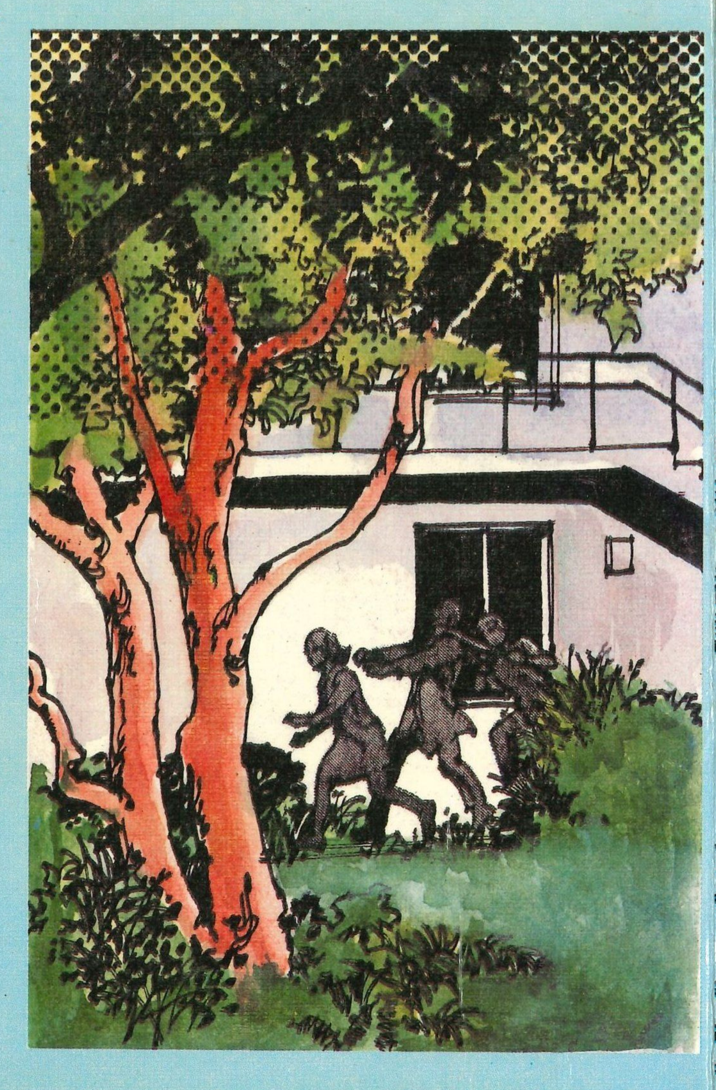
文學傑作選

超人學生

李映萩・翻譯

眉村卓・原作



國語日報出版部

文學傑作選

超人學生

李映萩・翻譯

眉村卓・原作



國語日報出版部

超人學生 李映萩・翻譯 國語日報出版部

文學傑作選

超人學生

李映萩・翻譯

每冊定價新臺幣五十五元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出版者：國語日報附設出版部

發行人：夏承楹

臺北市福州街十一號之三

電話：三一四一三五一〇

郵政劃撥七五九號

印刷者：國語日報印刷廠

臺北市福州街十號

電話：三一四一二八五一

彩色製版：欣欣彩色製版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一二八巷三弄十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零貳壹號

「超人學生」這本書

・李映荻・

學校是一個小型社會，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已形成一種社會關係。在這種社會關係中，一方面有學校這個社會團體的紀律，以期學生從中習得以後守法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有人格與人格相接觸而成長的人格教育內涵，而人格的接觸似以自由的方式爲最佳。但是自由與紀律有時能夠互補，有時卻有互相衝突的一面。因此，在學校這個小型社會裏，自由與紀律如何互補，不致彼此衝突，確實是一個問題。如果紀律優先於一切，則容易扼殺人格教育的目的，對培養未來的成熟國民似乎裨益不大。如果有自由而無紀律，學習過程似易趨於渙散，有計畫的教育勢必受到阻礙。因此要建立一個既自由又有紀律的學校生活，恐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這本「超人學生」，目的似乎就在討論此一問題。作者眉村卓假借一個超人女學生來敘

迹她如何利用自己特有的超人能力壓制人性與人格的過程。這超人女學生認爲學校紀律太渙散，看不慣學生常常做的一些淘氣的事兒。爲了根除學生們的淘氣，建立嚴格的學校紀律，她競選學生會會長，當選後隨即組織巡邏糾察隊，舉凡違反巡邏隊「認定」的規則，一概加以嚴厲處罰。在這動輒得咎的糾察制度下，加上會長有超人能力，所有學生莫不戰戰兢兢上學讀書。這明顯地點出只有鐵的紀律而沒有自由的環境，多麼恐怖。於是，有一班主張紀律與自由可以並存的學生起來反抗了。他們認爲紀律應是「合理」的紀律，而不是憑一人的權力擬定下來的紀律；只有在合理的紀律下，自由才能存在，人格才能正常發展。所謂合理，當然是指尊重學生的意志與人格而言。可是，他們這些只有凡人能力的學生如何抵抗有超人能力的會長和她的嘍囉呢？這是這本書最精彩的地方。

極權的背後往往有一隱然的力量支持。例如德國納粹以人種的優越爲精神支柱；義大利的法西斯則以國家至上爲統治源泉。而此書即將這些非具體化的東西變成具體的人物——來自未來世界的少年。這個來去無蹤，從背後支持學生會會長控制學校的少年，從未來到「現

在」這個世界的目的是什麼？只好讓大家從書中自行探索了。

由上可知，這是一本科幻小說。好的科幻小說不只可以供人享受書中的故事性，也能夠從故事中表達作者的一些觀念、思想。這本「超人學生」有超人學生與一般學生之戰，也探討了自由與紀律問題。作者探討的結果，無論贊同與否，都值得注意與深思。

作者眉村卓在日本是很受歡迎的科幻小說家，作品相當多，除本書外，有「神祕的轉學生」、「飢餓羣島」、「天才是造出來的」、「被奪去的校車」等三十餘種。本書「超人學生」曾拍成電影。

本書曾蒙國語日報「少年版」主編余玉英小姐的盛意，以「校園風波」爲名，在該版連載，謹此致謝。

文學傑作選

超人學生

李映荻・翻譯

眉村卓・原作



國語日報出版部

新學年開始後，已經過了好幾天——一個朝陽普照的早晨。

跟平時一樣，在媽媽一再催促之後，關耕兒才從牀上爬起來，急急忙忙地穿衣服，啃麪包。

『說真的，最好早點兒起來，才不至於那麼匆忙……。連睡懶覺這種習慣，都跟你爸爸一樣。』媽媽發牢騷。

爸爸裝做沒有聽見，繼續看他的早報。

『我走啦！』耕兒飛奔出去。

一出門，就是向左右延伸的走廊。這座八層樓的南大阪公寓，形式有點兒像木屐，中央是電梯和主樓梯。

急步跑出來，關耕兒沒有耐心等待電梯，乾脆從樓梯跑下去。

到學校只要五分鐘。離開公寓，走過六線車道的斑馬線，再跑一百五十公尺，就到阿倍野第六中學的校門。也許是因為距離學校近，才養成了他這種非到時候不起牀的習慣。儘管

每天早上像瘋子一樣急急忙忙，可是爲了自己的名譽，上中學以來他從沒有遲到過。預備鈴響了，他穿過校門，向二年三班的教室奔去。剛好趕上。

一年級時，耕兒這種上學方式是全班聞名的。現在卻不同，剛編新班不久，不認識的同學很多，整個班級給人一種零亂、不相統屬的感覺。

這一天，情形有點兒不對勁。

同學中只有一半坐在坐位上，其他的人都集中到黑板前面，鬧烘烘地談個不停。

『怎麼回事？』耕兒放下書包，問鄰座的楠本和美。

楠本和美兩眼的視線從書本上移向耕兒。和美看的不是教科書，是小說。耕兒從小學的時候，甚至可以說更小的時候，就認識住在同一棟公寓同一樓的和美。她以喜歡讀書聞名。她讀了許多書，多得耕兒他們無法趕得上。現在她手裏拿的就是耕兒不知道的作家的作品。

『我也不大清楚……』和美回答，『不知道誰在黑板上寫了一些淘氣話。』

『淘氣話？』

『呣。』回了一聲，和美又把視線落到書本上。

耕兒向黑板走去。

「阿倍野六中八大地獄」幾個大字映入他的眼簾。

旁邊畫滿了難看的畫兒，然後寫了下面這些辭兒。

英語——發音地獄。

數學——公式地獄。

國語——文法地獄。

理化——習題地獄。

社會——背誦地獄。

體育——傀儡地獄。

音樂——歇斯底里地獄。

家庭——禮節地獄。

耕兒愣愣地望了一會兒，接着吃吃地笑起來。的確把各科老師的教學特徵都點出來了，所以覺得好笑。

他的笑聲被一個女同學的尖銳聲封住了。

『你們眞不害臊！』是一個叫西澤響子的優等生的聲音。『這樣好嗎？』她向聚集在黑板前的同學大喊，『我們班上竟然有人會在黑板上這樣寫！你們居然不在乎！』

『……』

『學校雖然流行這種淘氣行爲，我還以爲我們班上不會有這種事呢！』

大家聽了，都靜下來。

『說得不錯。』耕兒想。

最近，阿倍野第六中學常常有人惡作劇，甚至還發生過很不愉快的事情。

一個月前，一個現在已經畢業，當時還是三年級的學生，把教室的牆塗成粉紅色，被老



師逮到了。他對老師說，學校用的綠顏色給他們很大的壓力，讓他們無法忍受。

三天前，放學時播放的音樂，突然從平時的柔和古典音樂變成了熱門音樂。不知道誰把平時播放的音樂帶換成熱門音樂。至今犯人還未逮到。

這種事情最近常常發生。

耕兒模模糊糊地覺得這些事都是針對阿倍野第六中學只顧讀書的風氣而來。也許是考高中錄取比率很高的緣故，阿倍野六中的班級活動很不活躍，學生都全神貫注在書本上，忍受不住的學生才玩這種小花樣，表示抗議。

『各位！找出這個犯人來！』西澤響子大喊，『爲了讓這類壞人反省，我們必須找到犯人，對不對？』

『對！』

『西澤說得不錯！』

有好幾個人附和。

『犯人是誰，只要對筆跡就知道了。』西澤響子拉開喉嚨說，『大家把字寫好交出來，好不好？』

『好！』不知道是誰大聲喊。大部分學生都面面相覷，露出「何必如此」的表情。可是班代表還沒有選出，沒有人出來領導大家討論這件事。因此，在沒有人奪取西澤響子的領導權之前，看樣子大家只好把字寫在紙上交出去了。

這樣一來，犯人一定會找到。

難道必須這樣嗎？

在黑板上寫調皮話，的確不值得鼓勵，但是一定要找出這個人來接受大家的制裁嗎？耕兒不以爲然，他認爲不需要嚴厲到這種地步。

耕兒看了一下手錶。

上課時間已經過了五分鐘。第一節課的山形老師還沒有來。山形老師教國語，是這一班的導師。喜歡嘮叨的山形老師還沒來以前，耕兒覺得應該先設法解決問題。

『那麼，大家……』西澤響子剛說到這裏，耕兒便攤開雙手，大聲說：『別來啦！』接着又喊，『這兒是法院嗎？從班上找出壞人做甚麼？算了，別來這種蠢事！』

『你說甚麼？』西澤響子說。

耕兒不加理會，大聲說：『不錯，惡作劇並不好，可是我們何必從班上找出犯人來？難道我們以後要把他當罪人看待？我並不覺得這些調皮話有甚麼惡意。把他找出來，又能怎麼樣？』

說完話，耕兒猛然轉身去擦黑板上的圖和字。

『幹甚麼？』西澤響子聲音顫抖。耕兒沒有停手，繼續擦黑板。

全都擦了，回轉身時，他碰到出乎意料的場面。楠本和美站起來，擡頭對着他鼓掌。一兩秒鐘之後，大部分學生一齊鼓掌。

西澤響子用毒蛇般的眼神瞪着耕兒，一聲不響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山形老師走進來。

『對不起，遲到了。』老師說着，環視教室一周，立刻喊，『爲甚麼這樣？你們難道不想上課？』

耕兒急忙坐下，拿出教科書，默默地告訴自己說：『我沒有做錯，應該這樣。』也許西澤響子會向老師告狀，即使這樣，他也莫可奈何。算了，不要想得太多。

『今天，我們接着講上次的課。請翻開第十七頁！』山形老師說。

這是一節比較嚴肅的課程，必須集中精神聽講。耕兒不知不覺沈浸在功課裏。

放學後，和風吹過了校舍。風兒帶着新綠的芳香，給年輕人心裏注入一股希望。

耕兒在大家離開後，緩緩地踱出教室。就在這時候，猛然有個人走過來，是西澤響子。

『你以爲我會向山形老師告狀，是不是？』西澤響子放低聲音，以免被其他同學聽見。但是聲音裏仍然隱含着威脅。『我不會這樣做，而且不需要這樣做。你這種人很快就會遭到報應。』

『……』耕兒厭煩地望着對方。其實，早上的事，他早已忘記了。

『不錯，會遭到報應！』西澤響子低聲說下去，『受到我們的代表報復！』

『代表？』耕兒鎖着眉頭。

『是的，你們應付不來的超人代表。』西澤響子臉上掠過一絲陰影般的笑容，然後快步離去。

耕兒茫茫然地向前走，心裏卻一直想，報應是甚麼？代表是指甚麼代表？他不懂，也不想知道。他搖搖頭，走過走廊，又聽見了跟西澤響子完全不同的明朗的聲音。『好慢哪！』是楠本和美。

『從教室到這裏，到底要幾分鐘？』隔了一會兒，她又說：『我在等你呢！』

『等我？』

『欸，想跟你說一句話。上課和下課的時候都沒有機會，所以留到現在才說。』

『甚麼事？』

和美也許書讀得太多，一向就喜歡裝模作樣，耍花招，所以耕兒以為她又要來這一套，才這樣問她。

『小關，你今天真了不起。』和美正正經經地點頭稱許。『不過，你可得預防班上有告密、間諜、叛逆和監視出現。』

『告密，間諜……？』

『是啊？那麼輕微的惡作劇就要集合大家找出犯人，已經鼓動全班的情緒了。』

『不錯。』耕兒根本沒有想到這些。他想了一想，也覺得很有道理。

『我要說的就是這些。』和美微微一笑，突然「哦」的一聲，把視線投向校門口的道路上。

那兒立着布告欄。

兩三個同學正用圖釘把一份寫着「上學期學生會幹部候選人」的名單釘在布告欄上。

『看來候選人登記今天已經截止了。』

『不知道哪些人出來競選？去看看！』

『呣。』

他們來到布告欄前。

候選人仍然不多。同學們對學生會的活動並不十分關心。會長、副會長、書記、會記，都只有一兩個人出來競選。

『嘿，這倒很意外。』和美發出奇怪的聲音。

『甚麼？』

『看，這個會長候選人！』和美用眼睛指示，『其中有高見澤滿的名字？』

『哦。』

『小關，你不認識？』

『我不認識。』耕兒說。全校二年級的學生有五百人左右，他所認識的除了小學時候的朋友或一年級的同班同學之外，只有一些比較出名的。

『一年級時，我跟這個人同班。』和美繼續說，『她功課很好，不大跟人說話，一放學立刻回家。她彷彿只關心自己的事。不知吹起了甚麼風，竟然會出來競選學生會會長。』

『……』

『奇怪！』

『大概有甚麼事使她改變了。』

『也許。』

他們向校門走去。

『等一等。』和美停下腳步，輕聲說，『瞧……就是那個人。』

『……』

一個個子高大的女學生，從他們斜前方走過去。她臉色蒼白，細長的雙眼直視前方，顯得意志很堅強。不知爲甚麼，耕兒竟然覺得有一股奇妙的壓力，從那個女學生身上傳過來。

『奇怪？』和美輕聲說，『她整個人都變了。一年級時，我沒有那種感覺呀！』

耕兒沒有說話。高見澤滿這個女學生的背影依然有一種逼人的力量。在本能上，耕兒似乎模模糊糊的察覺到，今後高見澤滿將會引起甚麼驚天動地的事兒。

兩天後，學校舉行學生會幹部候選人的競選演說。

學生聚集在禮堂裏，喧鬧聲有如潮汐，接連不斷。學生會的指導老師對着麥克風宣布：

『現在開始競選演說。大家好好聽每位候選人的意見，仔細判斷，看看這學期的學生會活動委託給哪些人比較好。』

最先站在演講臺上的是一個競選會長的三年級男生。二年級時，他當過副會長，是學生會的老幹部，對演講很在行。他首先強調說，阿倍野六中的學生會活動很不活躍，希望能夠組成一個跟大家都很親近的學生會。學生們聽了，鼓掌聲並不十分熱烈。

接着站上演講臺的就是競選會長的二年級女生高見澤滿。

高見澤滿兩手搭在桌上，靜靜地環視禮堂一周。

『快講！』有人怪叫。

高見澤滿毫不畏縮地把臉轉向那邊，以清晰的聲音說：『無恥！』

三年級學生坐位那邊立刻湧起騷鬧聲，接着揚起怒吼聲。

『太傲慢了！』

『二年級的習性！』

『別板起面孔！』

高見澤滿緩緩地挺直身子，隨即指着三年級的坐位，毫不畏怯地喊道：『安靜！』

那聲音強烈得足以讓人嚇一大跳。禮堂的玻璃窗「喀吱喀吱」地顫動。不僅如此，她指到的兩三個三年級學生，不知為甚麼，突然站起來，「咚」地一聲倒在地板上。

異樣的寂靜支配着整個禮堂。

耕兒也迷迷糊糊的。

甚麼？到底發生甚麼事啦？

附近的學生，向倒在地上的三年級學生奔去，又有十多個人站起來。在靜寂的整個禮堂中，似乎只有那一帶特別熱鬧。

耕兒把視線轉向演講臺上的高見澤滿。

高見澤滿表情絲毫未變。

禮堂忽地騷動起來，又有幾十個人，不僅是三年級學生，連二年級和一年級的學生也站起來了，大家鬧烘烘地交談。

這時候，有一位老師站起來。他只是站着，不知道該怎麼說。老師剛剛張開口想說話，高見澤滿已經緩緩地說起話來：『請聽我說，你們剛才看見那些人了吧？』高見澤滿掃視安靜下來的學生，繼續說：『我們能夠放任擾亂學校紀律的人嗎？我們能夠縱容那些跟他們同樣想法的人嗎？』

『等一等！』一個三年級的學生，扶起倒在地上的同學，挺起腰桿子叫喊。

耕兒認識這個三年級學生，他是排球隊隊長。

『希望你能先回答我一個問題。』排球隊長發出響遍整個禮堂的聲音，沒有人阻止他。

『你……你剛才對他們做了甚麼？他們爲甚麼會倒在地板上？在你繼續演講之前，先把這件事解釋清楚。』

『對！』

『必須說明白。』

『解釋？』高見澤滿微微一笑；是極富吸引力的微笑。耕兒不禁一驚。高見澤滿接着又說：『我爲甚麼要解釋？他們自己倒下去的，我連一根手指頭也沒有碰到他們。他們是因爲內心有鬼才倒下去的。他們內心的騷動跟我的話相觸擊才倒下去的。是他們自作自受！』

『不行，這算甚麼解釋？』

高見澤滿又現出那頗富魅力的微笑。『你們要我怎麼說？難道說我是用甚麼超人的能力使他們倒下去的嗎？如果說我眞有這種能力，你們會相信嗎？』

『……』排球隊長默默無語。對，就是這樣，即使有這種可能，也不好明白承認。

『你看，他們不是已經好了嗎？』高見澤滿溫和地說。

說的不錯，倒在地上的幾個三年級學生，莫名其妙地站了起來，搖着頭，坐到自己的坐位上。

『我要接着說下去。』高見澤滿又開始演說，『為了使阿倍野六中像個中學的樣子，我才出來競選。各位，你們對現在的阿倍野六中有甚麼感想？惡作劇、淘氣的事一再發生，到處都是不守規矩的同學，這算是正常的中學嗎？這樣行嗎？我一定要糾正這種風氣，恢復以前那樣勤勉讀書的環境，使阿倍野六中成為一所像樣的中學！』

『……』

她的確很有魄力，可以鎮住所有的學生。她的表情雖然很平凡，但是非常吸引人：憤怒時，給人一種戰慄冷冷的感覺；臉上展現微笑時，又有一股吸引人到她身邊去的力量。

她演講的內容也不錯；豈止不錯，簡直合情合理。恢復阿倍野六中的紀律，使它成為一所有秩序的學校，完全正確，沒有理由反對。

高見澤滿說得句句清晰明確，很能打動大家的心。

耕兒的心境不知不覺地開始轉變了。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有一種奇異的壓迫感，現在反而覺得她很可信賴。

高見澤滿不是很適合當學生會長嗎？據楠本和美說，高見澤滿在一年級時並不活躍。她可能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吧？她很有信心，又有吸引同學的能力。要是她當選，可能使學生會發生變化。耕兒越來越有這種感覺。

他覺得全校的學生，似乎都和他有同感。

他的感覺沒有錯。

投票結果，高見澤滿當選為學生會長。但是她贏得很險。三年級學生對高見澤滿演說時的態度頗有反感，幾乎把票全投給三年級的候選人。儘管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生有四分之三支持高見澤滿，高見澤滿仍然只以不足百票的微差險勝。

選舉揭曉的當天中午休息時間，耕兒到販賣部買筆記本回來的途中，遇見了從圖書閱覽

室走出來的楠本和美。跟往常一樣，和美把書夾在腋下。

『又去借書了？』耕兒說。

『欸。』和美顯出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甚麼書？』耕兒問。和美讓他看看書的封面。書名是「超人能力之謎」。

『哦，倒是一本有趣的書哇！你一直都看艱深難懂的書，現在卻看起這種書來了，眞是難得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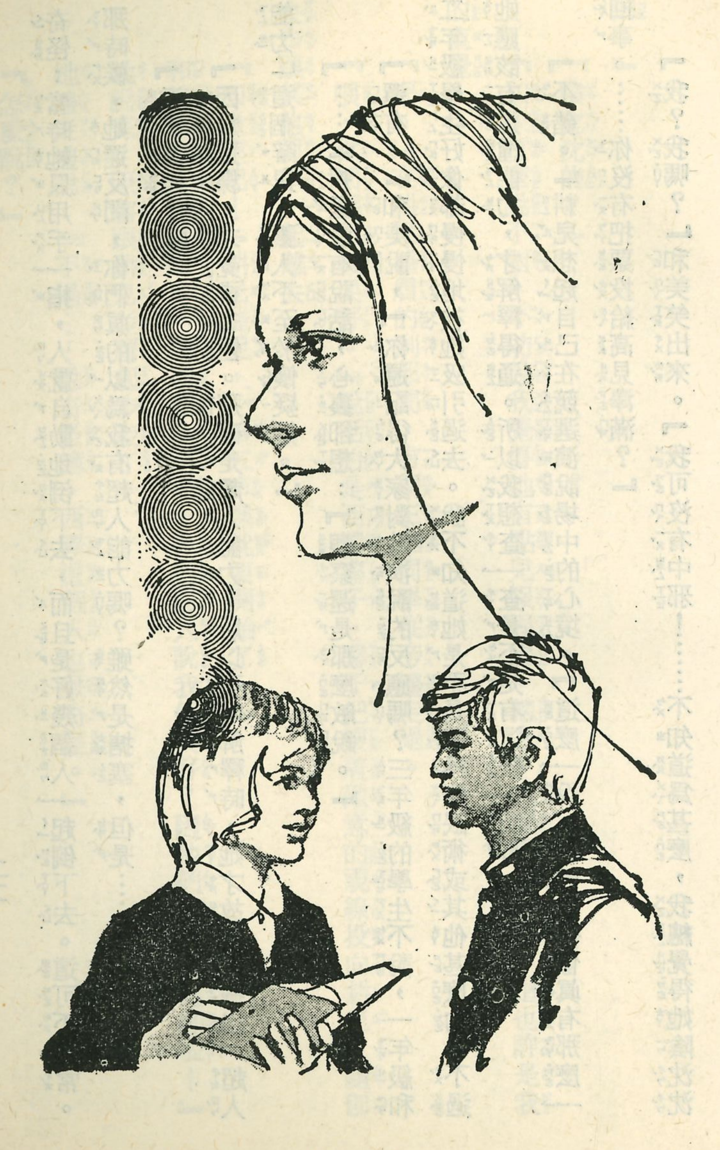
聽耕兒這麼說，和美不禁蹙起眉頭。『你竟然說出這種話，甚麼艱深難懂？』她隨即改變口氣，『唉，管你怎麼說，反正我借這本書，只是想查查高見澤同學的事。』

『高見澤同學？……是那個當選學生會會長的高見澤滿嗎？』

『是的。』

『查查她跟超人能力的關係？』

『不錯。』和美點點頭。『那時候，高見澤滿雖然很漂亮地蒙混過去，不過我還是覺得



奇怪：當時她只用手一指，人就自動地倒下去，而且是好幾個人一起倒下去。這可不平常。那時候，她還反問，你們眞的以爲我有超人能力嗎？雖然是搪塞，但是……』

『這很奇怪？』

『因爲這樣，才覺得奇怪。那確是超人能力，所以要她解釋時，她才故意先搬出「超人能力」這個辭兒，讓人不至於懷疑她。』

『……』耕兒沒有說話，心裏卻想：『觀察還是那麼敏銳。』

『還有，』和美說，『你還記得大家對她演說的反應嗎？三年級的學生不說，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生好像都慢慢地被她吸引過去。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懂得催眠術或其他甚麼的。不過她應該有這種能力，才解釋得通。所以我想查一查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

『不錯。』耕兒想起自己在競選演說場中的心境。『這麼一說，我倒覺得像眞有那麼一回事。……你沒有把票投給高見澤滿？』

『我？我嗎？』和美笑出來。『我可沒有中邪！……不知道爲甚麼，我總覺得她陰沈沈的。』

『陰沈沈的？』

『如果這麼說不對，不妨說我覺得她有點兒假惺惺。總之，我覺得她很怪；這也許是我的直覺。』

『呣。』在耕兒蹙眉的刹那間，有兩三個同學從旁邊走過。

『喂，你們倆可眞要好。』說話的是西澤響子。響子把懷着敵意的視線投向耕兒，隨即快步跟其他同學一起離去。

『回教室吧！』耕兒催促，『第五節課就要開始了。』

和美露出奇怪的眼神。『甚麼？小關，你怕別人說我們要好？隨他們胡說八道好啦！』

她說完，照舊跟耕兒並肩起步走了。

她邊走邊說：『不過……說奇怪嘛，西澤這個人也很奇怪。』

『怎麼說？』

『西澤一心一意想當班代表。』和美聳聳肩，『最近她對大家都很好。……昨天她還問我讀甚麼書；又奉承我說，喜歡書的人都很了不起。我覺得她很無聊，只回了一句客套話。據說，她對班上的人大都如此。還向好幾個人明白表示，希望班代表選舉時選她。』

『哦！對我倒沒說甚麼。』

『想必如此。她恨你呀，小關。』

『恨我？』

『是啊。自從發生黑板上塗寫調皮話那件事以來，她好像恨透了你。』

『……』

自從那件事發生以後，西澤嚮子不是故意不理耕兒，就是找事端挑釁。再想到甚麼會遭到報應之類的話，耕兒不禁覺得厭煩。

『不過，這也難怪。』和美冷冷地說，『你從那次以後越來越受歡迎。……西澤以為你要競選班代表，才嫉妒你。』

耕兒愣住了。『我要競選班代表？別說這種奇怪的話！』

『真的嗎？那倒很難說呢！』

已經到了教室前面。說完話，和美立刻走進教室。第五節的上課鈴響了，是班級活動。不久，導師山形老師走進來。山形老師環視教室一周，然後以平時的大喉嚨說：『今天要讓你們選舉班級委員。一般說來，班級活動的時間，老師只從旁指導，活動由你們自己去做，所以一定要趕快選出委員，不然我就不能「袖手旁觀」了。』學生們的笑聲停了之後，老師又繼續說：『班級委員會的組織，不必多解釋。現在大概說明一下：班代表一人，副班代表一人，其他圖書、清潔、告示等委員八人，一共十人。至於是不是要增加委員人數，要不要另設協調委員或組織班級議員，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不過，這是學生決定的制度，老師不能多管。如果要改變，你們可以提請學生會議決。』老師稍停一下，又說：『這十個委員要用投票的方式選出。是一個一個選出，還是十個一起選？……就從這方面開始吧。這也要你們先決定。因此，需要一個人當主席。誰願意出來當主席，主持一下？』

一個女生舉手，是西澤響子。

『西澤嗎？』老師點點頭，『還有沒有別人？』

『……』

『有沒有人反對？』

仍然沒有人說話。

『好。那麼我就回到旁聽席，由主席接替。』

山形老師拉過一把椅子，在黑板一邊坐下。西澤響子走上講臺。

『從現在開始，我擔任主席，主持選舉班級委員。』西澤響子說，『各位對選舉的方式有沒有甚麼意見？』

『麻煩透了，一起解決吧！』一個坐在靠近走廊的男生喊。

『要發言請先舉手，主席許可後再說話。』西澤響子說。

『別這麼囉囉嗦嗦的！』另一個男生吼。

『這樣不行！』西澤響子不讓步。『這種事也要有紀律。現在阿倍野六中缺乏的就是遵守規則的精神。請大家別搗亂，按規矩行事。』

雖然還有好些人竊竊私語，可是沒有人從正面頂撞。

這說辭好像在甚麼地方聽過，耕兒想。在甚麼地方呢？對了，那口氣跟學生會會長高見澤滿一模一樣。

『沒有意見嗎？』西澤響子說。

同學們都沒有說話，但是多少有點兒反感。

『那麼，我就說說我的意見吧。』西澤響子說，『班級委員，各有不同的任務，其中正副班代表扮演的角色最重要。我想先選班代表，再選副班代表，最後選出八位委員；分三段選舉。』

『主席！』楠本和美舉手。

『楠本同學。』

和美望着西澤響子，很客氣地說：『我記得，依一般慣例，主席通常是不發表意見的，以綜合大家的意見為主。是不是這樣？』

『是的，是這樣。』

『楠本說得好。』

有好幾個人叫喊，甚至有人鼓掌。

『可是……』西澤響子剛開口說話，就被和美打斷了。

『主席是不是該先讓大家表示一下意見？』和美說，『像剛才那樣決定，我覺得不合民主的法則。』

『……』西澤響子狠狠地瞪着楠本和美，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教室裏開始鬧起來。

山形老師視若無睹地坐着。

『太過分啦！』耕兒小聲地對鄰座的和美說。

不知為甚麼，和美瞇着眼睛笑，隨後才說：『小關，那就讓你來收拾吧！』

『好的。』耕兒轉身對着講臺，舉起手，『主席！』

西澤響子狠狠地望着耕兒，像得救般地說：『關同學。』

『主席自己提出意見，的確有點兒不妥。』耕兒站起來說，『不過，假如沒有人說話，主席這樣做也可以。剛才主席所說的就當做西澤同學個人的提案，不知大家意見如何？我倒覺得西澤同學的意見很好。』

說完話，耕兒坐下來。和美依然以奇妙的目光望着他，輕聲說：『這是關鍵所在，爭取到啦。』

『……』

和美說得不錯。耕兒剛才那一席話，全班的人都對他產生了好感。難道這是和美的作戰計畫？他覺得和美有點兒可怕。

結果，依照西澤響子提議的方式進行選舉。

投票後，接着進行開票。

先選班代表。開票時，西澤響子一個人忙不過來，由前座的同學出來幫忙。

西澤響子在黑板的右邊寫了「班代表」幾個大字。字寫得很老練，也很漂亮。

『請念出來！』西澤響子回過頭催促開票的同學。

『西澤響子。』一個同學念出聲。

『西澤響子。』另一個同學繼續念。

『關耕兒。』

第三張票也是西澤響子。

聽到自己的名字，耕兒不禁一驚，鎖起了眉頭。到底誰把票投給他？一定是楠本和美。

他望着和美。和美裝出一無所知的樣子。

『關耕兒。』又念到耕兒的名字。接着又是「關耕兒」「關耕兒」。

『西澤響子。』

『關耕兒。』

『西澤響子。』

教室裏慢慢激起了緊張的氣氛。

『這是……他們兩個人的決戰吧？』靠窗的一個同學突然發出瘋狂般的叫聲。

『關耕兒。』

『西澤響子。』

『關耕兒。』

耕兒訝異地凝視着黑板。爲甚麼大家會把票投給他呢？說到班級的普通委員，他以前倒擔任過幾次，可是他根本不曾想到做甚麼班代表；即使當選班代表，他也沒有自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好。

『關耕兒。』

『西澤響子。』

『關耕兒。』

同樣是關耕兒。

開票繼續進行。

到這時候，關耕兒和西澤響子的票數慢慢拉遠了；耕兒勝利已經決定。

『開票完了。』唱票的同學這麼一說，西澤響子的肩膀突然僵直不動。可是她再轉身面對大家的時候，臉上已經毫無表情：她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臉上就像戴了一張假面具。

投票總數是四十五，耕兒得二十七票，西澤響子得十六票，楠本和美得一票（這是耕兒投給她的），另有一張空白票。

『投票結果，關耕兒同學當選本班班代表。』西澤響子說，看來彷彿想儘量讓自己冷靜下來。『那麼，我們接着選舉副班代表吧。』

『等一下！』耕兒忍不住地叫了出來。

『小關！』鄰座的楠本和美想阻止他。耕兒不加理會，繼續說下去：『這樣不行！班代表……這種麻煩事兒，我怎麼做得來？』

『喂，別假惺惺啦！』不知道誰這麼說，大家都笑了起來。

『我是說眞話呀！』耕兒說，『對不起，讓別人做吧！』

西澤響子的眼睛頓時亮了起來。

『關同學要推辭。』西澤響子環視衆人，『既然要推辭，沒法子，只好再選一次，怎麼樣？』

『主席！』楠本和美立刻舉手。但是一個坐在靠近走廊，身材矮小的男同學已經先站起來。他是棒球隊員吉田一郎。

『已經投完票了！』吉田一郎大吼，然後望着耕兒，『關同學，我們想請你當班代表才選你的，是不是做得來，那就看你的了。這樣不是很好嗎？』

『說得好。』

『不錯！』

『關同學，就試一試吧！』

聲音此起彼落。

『我懂了。』耕兒回答。大家這樣說，他也不好再推辭了。『好，我接受了。』

啪！啪！有四五個人鼓掌。

西澤響子抿着嘴站着，又恢復到那戴着假面具般的表情，接着說：『現在我們選副班代表。各位，請仔細想一想，看看誰是最適合當副班代表的人選再投票。』

『眞囉嗦！西澤同學！』一個同學大喊。

『我是爲班級着想啊！』西澤響子突然歇斯底里地叫起來。

大家被她的聲勢嚇住了，都沈靜下來。

『不錯，西澤同學說得不錯，這回我們應該選個可靠的人。』一個跟西澤響子比較親近的女同學這樣說，而且在「這回」這個字眼上加重了語氣。

投票了。

西澤響子沒有當選班代表，照理說應該會被選爲副班代表，這是自然的趨勢，可是剛才那番話，顯然引起了同學的反感。

票數分散，好幾個同學獲得十多票。總之，當選副班代表的不是西澤響子。壓倒西澤響子，以一票之差險勝的是楠本和美。

揭曉結果，西澤響子終於忍不住「哇」地哭起來。『這班上的人……怎麼搞的？』面對着全班同學，西澤響子邊哭邊說，『這樣，這樣……我要被開除了！不止開除……』後面的話聽不清楚。

「開除」，「開除」是甚麼意思？耕兒跟全班同學一樣，莫名其妙地凝視着西澤響子。

第六節下課了。耕兒有點兒鬱鬱不樂，提着書包，從坐位上站起來。他必須到學生會去。

各班班代表都是學生會的議員。新代表選出後，馬上就舉行本學期第一次學生會。

『小關，再見！』楠本和美打了一聲招呼，立刻走出教室。

『喂。』耕兒有話要說，和美卻回頭微笑說，『學生會中，要好好幹哪！』隨即離去。

『眞麻煩。』耕兒想，同學們投票選他，是件值得高興的事，嘗嘗當班代表的滋味也不壞。可是想到今後要負起班代表的各種任務，不禁心情凝重。想來都是和美把他擡上班代表的位置。不知爲甚麼和美要擡出耕兒，讓票流向他那裏。和美到底打甚麼鬼主意，做出這種事呢？有人想幹班代表，西澤響子就是個例子，讓她幹不就行了？想到這裏，耕兒不禁心裏納悶兒。西澤響子，對了，西澤響子爲甚麼那麼想幹班代表或副班代表呢？還有，她說會被開除，到底是甚麼意思？今天的選舉，西澤響子最後終於當上圖書委員。雖然當了委員，但是仍然掩不住不滿意的情緒。這又是爲甚麼呢？

耕兒回顧教室一周。教室裏只有幾個輪到打掃的同學留下來，沒有看到西澤響子。他彷彿放下了心，走出教室，從走廊上向前走去。

學生會通常都在階梯形教室召開。現在階梯形教室裏已經來了十多個班代表。每張桌子上都放着寫好某年某班的硬紙三角牌。耕兒坐在二年三班的席位上。

這時候，從後面高高的坐位（三年級的班代表都坐在那兒）上傳來了談話聲。

『看來眞有點兒虛張聲勢。』

『不錯。我一直都擔任班代表，學生會放上國會似的名牌，倒是第一次。』

『想必是那個叫高見澤滿的新會長的花樣吧？眞無聊！』

『請不要說話！』聲音從前面傳來，是高見澤滿。不知甚麼時候，她已經站在講臺上。講臺擺在議員們俯視得到的位置。其他副會長、書記、會計，都分別坐在指定的坐位上。學生會的指導老師坐在角落裏。

『本學期第一次學生會開始。』高見澤滿用尖銳的聲音說，『首先要查一下議員出席的狀況，點到名的班級請回答。』

『別淸查了，只要算一算人數，到了法定人數就行了。』三年級席上的一位女同學提議說。

高見澤滿微笑着說：『不行，這是學生會，我們應該確認一下正式代表各班級的人是否出席。這樣難道不應該嗎？』

『……』

『書記，麻煩你查一下。』

書記隨着高見澤滿的聲音站起來，攤開名冊開始唱名。

『一年一班。』

『在。』

『一年二班。』

『在。』

一年級的班代表都老老實實地回答。

可是一年九班的代表回答時，高見澤滿舉起一隻手，阻止書記。

『你不是班代表吧？』高見澤滿凝視一年九班的班代表問，『聽說你們班上的代表是安

田善也同學，對不對？』

『是的。』那個代表畏畏縮縮地回答。

『阿倍野六中所有學生的名字和臉，我都認得。』高見澤滿望着對方，『你是副班代表小川良德同學吧？』

一年九班的代表似乎嚇了一跳。『是的。』隔了一會兒又說，『安田同學今天有事，我代他出席。』

『有沒有委託書？』

『委託書？』

『就是班代表委託你代他出席的委託書。』

『沒有。』

『沒有委託書就不能算是一年九班的正式代表。』高見澤滿說，隨即把表情緩和下來，

『不過，本學期的學生會，今天是第一次召開，你是副班代表，今天就算你受了班代表的委

託吧。從下回起，一定要有委託書才行。』

『知道了。』

三年級學生開始鬧烘烘地談起來。耕兒卻毫無感覺。他簡直不敢相信，高見澤滿居然認得全校學生的臉和名字。這是不可能的。她眞的認得嗎，還是故弄玄虛？

『二年三班！』

耕兒清醒過來。書記放聲大喊：『二年三班，缺席嗎？』

『哦，在！』耕兒急忙回答。

這時耕兒看見高見澤滿如刺般冰冷的視線投向自己。是責備他迷迷糊糊呢，還是別有理由？總而言之，那目光含着敵意，使他的心變得冰涼。但是他沒有餘暇繼續想下去，事情已經發展到更奇妙的方向。

清點結束，副會長開始分發油印的資料。

『各位手裏拿的是今天的議案。我想現在就從第一個議案討論。』高見澤滿說。

耕兒的視線落在油印的資料上。

第一件議案：校內巡邏隊。這幾個大字映入耕兒的眼簾。

校內巡邏隊？

耕兒越看越生氣。

油印資料上印着：阿倍野六中現在風紀敗壞，胡作非爲的學生很多。爲了偵察、檢舉這些學生，加以處罰，提議設立巡邏隊。巡邏員由學生會議員中有志之士組成，佩帶規定的臂章，在中午休息時間和下課後巡邏校園。……被檢舉的學生，名字都要貼在布告欄上。班上若有這類學生，就由全班同學決定處置，再執行。……

簡直亂來！

這簡直是警察嘛！

『有沒有意見？』高見澤滿說。

好幾個人一齊舉手，耕兒也是其中之一。

高見澤滿把他們一個接一個叫出來，問他們的意見——叫他們的名字，並不是叫他們的班級名稱。可是他們，包括耕兒在內，說的全是反對的意見。大家認爲這樣做未免太過分。

『能不能也讓我說一句話？』學生會的指導老師發言。

『請說。』

『我也覺得他們說的不錯。』指導老師說，『我們的學校儘管常常發生各種惡作劇的事兒，但是用這種方法壓制，實在沒有必要。我們應該尊重每一個學生。』

高見澤滿微笑着聽老師說完，隨後轉身面對出席的代表，開始陳述提出議案的理由。內容和競選演說時所強調的一樣，只是以更明確而有魄力的口才娓娓道來。

可是會場的氣氛逐漸改變了。高見澤滿說的很有道理。她說即使有點兒過分，做總比不做好。

大家漸漸同意她的觀點。

三年級學生卻不然。三年級的代表都露出不信任的表情，冷冷地聽。耕兒也一樣。要是

以前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耕兒也許會被高見澤滿的口才說服。但是楠本和美已經向他提出了一些疑點，而且剛才高見澤滿向他投來的視線仍然停留在他的腦海裏，他無論如何無法贊同。何況內心總覺得高見澤滿的說話態度與西澤響子非常相像。

『那麼我們就來表決吧！』高見澤滿說，『還有甚麼意見沒有？』

學生會的指導老師站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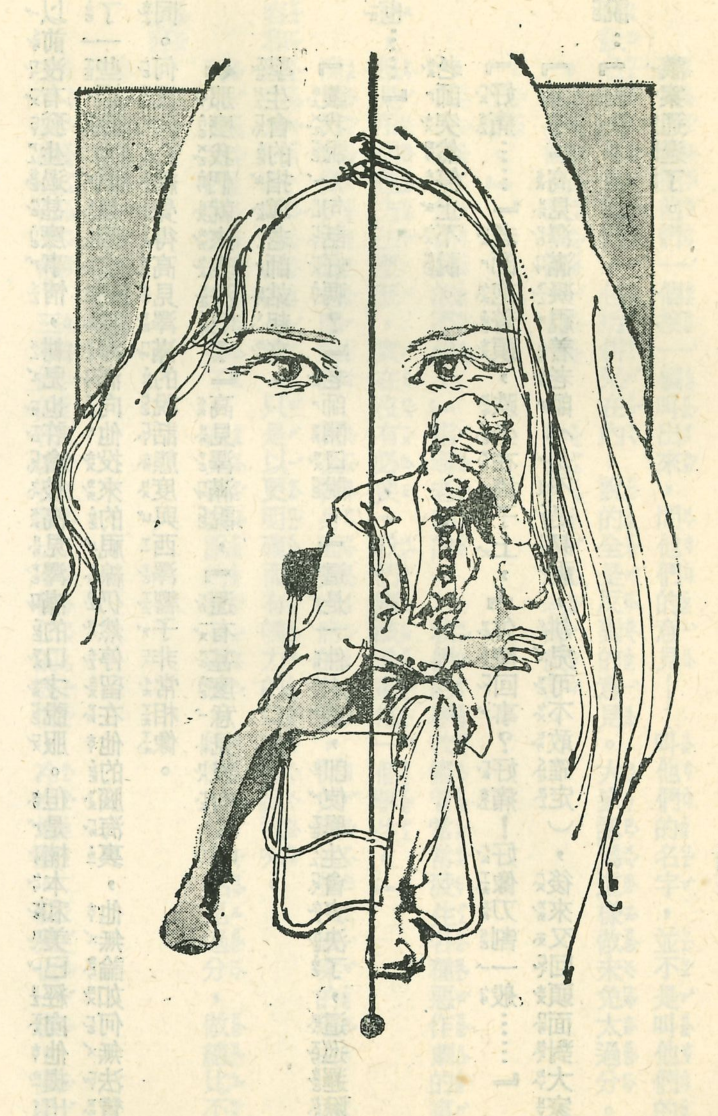
『讓我說一句話好嗎？』老師開口說，『這是一件大事，卽使學生會表決了，這巡邏隊也……』

老師突然停止不說。

『好痛……』老師抱着頭，跌坐在椅子上，『怎麼回事？好痛！好像刀割一般……』

『……』高見澤滿凝視着老師（是不是凝視，耕兒可不敢確定），後來又回頭面對大家說：『表決！』

議案通過了。



反對的大都是三年級學生，一二年級當中，只有耕兒一個人反對。

議案表決通過後，決定立刻實施。

從學生會議員中，徵求願意擔任校內巡邏糾察隊的人。議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應徵，當然都是贊成巡邏糾察制度的人。有一個人提議從全校學生中徵求巡邏員，高見澤滿反對。她的理由是這個制度並不是爲個人設立的，是爲全校學生，經學生會議通過實施，因此不能把個人的動機加進巡邏隊裏，巡邏員只能由班代表擔任。高見澤滿這個意見也獲得通過。同時決定巡邏員必須佩帶黃色的臂章。臂章委託經常出入阿倍野六中的商人製作。同時將這件決議案通知全校學生，並在校內廣播。原來高見澤滿已經預先做好一切準備。耕兒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第一件議案的附案一件一件地通過。他跟大多數三年級議員一樣，雖然舉手反對，但是被多數所擊敗。學生會的指導老師也無能爲力。老師頭痛似乎還沒有好，顯得有氣無力。

第二件議案和第三件議案（這些都在年度開始時決定，屬於一般性質的）都輕輕鬆鬆地

通過了。第一次學生會終於閉幕了。

第二天，公告貼出來了，也利用校內的廣播設備傳達這件事。

反對的聲浪在學生中逐漸高漲，卻也莫可奈何。因爲巡邏糾察制度已經由阿倍野六中學生會經正式程序通過，又是爲全體學生設立的，自然不能一味地挑毛病，也沒有辦法改變。

老師們似乎也很重視這個問題。有些老師，尤其耕兒這一班的導師山形老師，明顯地表明了不滿之意。可是大多數老師都認爲學生會既然做了決議，只好暫時觀望一下，看看情形再說。

耕兒在中午的課外活動時間，以班代表的身分，向二年三班全體同學報告這件事。班上同學都覺得這件事很愚蠢。耕兒向他們敘述決議的經過。西澤響子以譏刺的目光望着他，默默不語。耕兒儘量避免注意她，一面詳述實際的情形。班上的同學雖然嘖有煩言，卻認爲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

『我早有這種不祥的預感。』課外活動之後，楠本和美輕聲對耕兒說，『大家似乎都覺

得無可奈何，其他班的人大概也如此。可是……』

『你的意思是……？』耕兒問。和美把聲音放得更低。『大家都以爲巡邏糾察隊會跟以前的情形一樣，在不知不覺中消失。』

和美凝視着耕兒的眼睛。『我可不以爲然。我總覺得這只是一個開端。』

『開端？』

和美沒有再說下去。

四天後，校內巡邏隊成立了。巡邏員的胳臂上都佩帶着黃色的臂章，帶着哨子，三人一組，按照規定，在午間休息時間與放學後巡邏校園。

最先被巡邏員告發的是一個塗口紅的女生。她的名字被公布在布告欄上。班上決議要她反省。她當着大家的面謝罪三十遍。

接着一羣在屋頂上吸煙的三年級學生被舉發。三年級學生嘲弄巡邏員，還要揍他們。一

個巡邏員吹起哨子，其他的巡邏員趕來，才把這些三年級學生制伏，並且把他們的名字公布在布告欄上，然後在班上討論如何處罰他們。討論時，有巡邏員參加，絕對不許馬虎，不然這一班會被檢舉。

『耕兒，你們學校好像出了奇怪的事。』一天，吃晚飯時，爸爸說，『聽你媽媽說……班代表組成的校內巡邏隊巡迴校園，尋找做壞事的學生，是不是？』

『……』耕兒默默點頭。

爸爸鎖着眉頭。『你是班代表吧？你也擔任巡邏員？』

『沒有。』耕兒搖搖頭，接着補了一句，『這種事，我不想幹。』

爸爸稍微放了心，表情依然不能開朗。『真的？大家怎麼說呢？』

『大家？』

『就是學生啊，都說這樣很好嗎？』

『可不是這樣。……爸爸，您不覺得學生會既然做了這項決議，大家就得服從嗎？』

『我不贊成。』爸爸歪着頭在想，『我不贊成成立巡邏隊。』

『爲甚麼？』說話的是媽媽。『孩子們自動成立的吧？而且被逮的據說是塗口紅、吸香煙的孩子。讓大家以他們爲戒，也是一件好事。』

『不！』爸爸急切地打岔。

『不對嗎？』

『不對。』爸爸斬釘截鐵地說，目光銳利無比。『取締人的和被取締的人，對的人和不對的人，是用甚麼標準？這種事會越來越擴大。目前學生認爲巡邏隊站在對的一方，不久，會在「正義」的名義下做出各種事情。大家每次都讓步說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等到以後發覺時已經動彈不得了。這是法西斯的行徑。耕兒的學校現在已經走上這條路了。不久，大家會互相警戒，互不信任。到那時候，情況就會很危險。』

『……』耕兒默默無語。爸爸說的他似乎聽懂，但是不十分清楚。

媽媽忽地笑了起來。『呵……別太誇張啦！你未免想得太嚴重了。』

『這個嘛，……』爸爸話沒說完，便把視線落在晚報上。

放學後，耕兒打掃完畢，提起書包，正要回去。『一起回去好嗎？』楠本和美說。她也輪到打掃教室。

『那就一道回去吧。』

兩人並肩走出教室，往校門走去。

耕兒有意無意地瞄了一下到校門途中的布告欄。

布告欄上公布了幾個學生的名字，以及他們所犯的事實。

是巡邏糾察隊舉發的學生。

『眞討厭！』和美鎖着眉頭。

耕兒點點頭。

校內巡邏糾察隊成立後，到今天已經三個星期了。巡邏隊不僅沒有消失不見，反而越來越加強取締，每四五天就有人被舉發。有學生被舉發的班級，就在巡邏員參與的狀況下進行討論。幸而耕兒他們二年三班還沒有人被舉發，但是也不能高枕無憂。學生會議員組成的巡邏隊無孔不入，目光炯炯地到處巡視。就在這時候，三個佩帶黃臂章的巡邏隊員望了耕兒他們一眼，走過去。

『他們近來好像非常有自信。』和美輕聲說，『而且……舉發的內容已經不像以前只舉發塗刺目的口紅和吸香煙的人，連在走廊上玩摔跤或帶電晶體收音機到學校的人都要遭殃。這也許不是好學生的表現，但是連這些小事也要舉發，未免太過分了。他們似乎越來越擴大範圍了。』

『……』耕兒覺得心裏湧起了一陣涼意。這跟爸爸說的話不謀而合。

不錯，的確是這樣。耕兒想起高見澤滿在上次的學生會中曾說，阿倍野六中的學生規則必須更嚴格，於是在這次學生會，以高見澤滿爲中心的執行部，便提出了修正案，讓大家討

論。

在會中，耕兒依然無能為力。他雖然是學生會的議員，但是不管說甚麼都遭多數人的反對，無法阻止這種狀況繼續發展。

『啊！小關！』和美突然停下腳步出聲叫。耕兒清醒了過來。『甚麼事？』

『那邊……』和美指着校門對街的運動場，『那不是我們班上的吉田同學嗎？』

『……』不錯，確實是班代表選舉時要耕兒接下班代表席位的棒球隊員吉田一郎。

吉田一郎跟兩個穿着球衣的棒球隊員大吼。站在他們面前的是幾個巡邏糾察隊員。

『怎麼回事？』和美說。

耕兒已經搶先跑過去。和美跟在他的後面。

吉田一郎的聲音傳進耕兒的耳朵。

『這樣也不行嗎？』吉田一郎怒吼，『我們以前就是這樣，要說多少次你們才能懂？』

『怎麼回事？』

看見耕兒跑過來，吉田一郎彷彿放了心。

『小關，你告訴他們，我們只翻越鐵絲網去撿跳出去的球。這樣，他們就要舉發！』

『當然要舉發。』站在最前面的巡邏員（耕兒認得的二年級議員）冷冷地說，『不管怎麼解釋都沒有用。我們看見你們三個翻越鐵絲網。這樣就夠了。』

『以前我們都是這樣。最好別再囉嗦。』吉田一郎說。巡邏員根本不理。

『你們的名字已經問清楚了，沒有用啦。』一個巡邏員望着運動場的一個角落，合上小冊子，『你們只有等着舉發了。』

耕兒望了運動場的那個角落，幾個棒球隊員聚在一堆，站在那兒。這樣行嗎？耕兒覺得熱血沸騰。巡邏隊一定要做到這種地步嗎？

這時候，楠本和美很鎮定地說：『我想請教一下，翻越鐵絲網也算犯法嗎？』

『那還用說！』最前面的巡邏員回答。

『眞的？』

『當然是眞的，違反學生守則。』

『也許吧。』和美微笑，『學生守則上明文規定不能翻越鐵絲網嗎？我倒不曾見過這條規定。』

『你說甚麼？』巡邏員頓時啞口無言，隨卽斬釘截鐵地說，『不管有沒有這樣規定，我們認爲不行就不行！』

『等一等！』耕兒說。巡邏員轉身向他。『甚麼事？』

『你們以爲自己是甚麼人？難道巡邏員甚麼事都可以裁斷、舉發嗎？狂妄也要有個限度哇！』

『你沒有資格說這種話！』另一個巡邏員叫，『你雖然是學生會議員，卻不是擔任巡邏員的人。不是巡邏員，就沒有資格跟我們平等說話。』

『甚麼？』耕兒氣得叫了起來。

『揍這些傢伙！』吉田一郎吼着衝向巡邏員。呵，不，不，是正要衝過去，但是不知爲甚麼

身體竟然彈了起來，倒在地上。

『會長！』一個巡邏員出聲說。

是高見澤滿。她慢慢地走過來。

『暴力對我們沒有用。』高見澤滿走到耕兒身旁，對他說，『你是班代表，竟然坦護這種人。以後你會後悔的。』

高見澤滿說完話，催促巡邏員說：『走吧，這三個棒球隊員明天再舉發。』

耕兒茫然望着高見澤滿和巡邏員離去。

『剛才是超人能力使吉田同學倒地的！』和美喘着氣說，『不錯，高見澤滿同學用了超人能力……不然的話，怎麼會那樣子？……』

也許是吧，耕兒想。眞是叫人難以相信，高見澤滿竟然是一個有超人能力的人。吉田一郎好像是被看不見的手摔倒的。

『混蛋！』吉田一郎怒吼，『眞是混蛋！怎能讓這些傢伙橫行霸道！』

吉田一郎咬牙切齒，牙縫間迸出呻吟般的聲音。『這種事……也要舉發？』他轉身對着耕兒跟和美說，『我會被提到班上討論嗎？』

『哪有這種道理！』另外兩個棒球隊員狠狠地叫。

和美把視線投向耕兒，像是要問耕兒打算如何處理。

耕兒緩緩地點頭。

他已經下定決心，不能讓剛才那些巡邏員橫行，也不能讓操縱他們的高見澤滿再胡作非爲。他要反抗。除了戰鬥之外，沒有其他途徑。高見澤滿也許像和美所說的，有超人能力。要是這樣，這根本就是沒有勝算的戰鬥，但是總比不做要好得多。與其默默看着學校落入高見澤滿手中，倒不如挺身起來戰鬥；即使力有未逮，又有何妨。

第一戰必須先保護吉田一郎。另外兩個棒球隊員，很遺憾，幫不上忙。不過，吉田一郎要由二年三班的同學討論如何處置。耕兒是討論會的主席，他要開始豎起叛旗，拒絕討論這件事。

『我一定設法保護你！』耕兒對吉田一郎說。和美莞爾微笑。

那天深夜，耕兒做完功課，舒展一下身子。父母在鄰室睡得很熟。天氣有點兒悶熱，耕兒打開窗子，讓風吹進來。耕兒家住公寓八樓，通風很好。他無意間望了一下馬路，嚇了一跳，不自覺地雙手抓緊窗欞。

馬路人行道上沒有行人，只有三四個高中生和國中生模樣的男女學生緩步而行。不知爲甚麼，每個人都穿着白制服式的上裝，其中一個竟是高見澤滿。

不錯，是她。

在這時刻，穿着同樣的上裝，他們是甚麼樣的人？有甚麼事？高見澤滿也在其中……。

耕兒悄悄打開門溜出去，以免驚醒父母。他壓不住想要探知他們眞面目的衝動。

從公寓走廊搭自動電梯下去，耕兒躡着腳急步走上人行道。

午夜零時過了，街燈和接連不斷經過六線大道的汽車前燈，把馬路照得十分明亮。

耕兒很快就看到在人行道右邊行走的那夥人。雖然距離很遠，可是他們穿着白上裝，所以不會認錯。

耕兒以散步似的步伐跟蹤他們。

他們從人行道往北直行。一共有四個人，兩男兩女，好像在說些甚麼。由於相隔十多公尺，他們的話耕兒聽不清楚。

走了五十公尺，向東有一條寬廣的馬路。那夥人分成兩路。國中三年級模樣的男生和國中一年級或二年級模樣的女生轉向東邊，留下的兩個是高中生模樣的男生和高見澤滿。他們兩個繼續從人行道往前走，突然停下腳步。

耕兒吃了一驚，也停下腳步。

被發覺了嗎？

對方又若無其事地往前走。約莫走了將近百公尺，高中生模樣的男生和高見澤滿遵循燈號的指示從斑馬線走到對街。

跑步的話，也許可以跟他們一起走過斑馬線，但是不能這樣做。耕兒只好以同樣的步伐繼續走。果然不出所料，他剛走到斑馬線前面的時候，紅燈亮起來了。要是可能的話，他倒眞想不管紅燈，一直走過去；可是這是不可能的。雖然現在已經是深夜，但是六線車道依然車水馬龍，車速也很快。這時候，那兩個人已經通過斑馬線，從對街的人行道往北走，然後轉入往西的一條小巷子，消逝無蹤。

不該再跟蹤了吧？可是耕兒不死心。在學校裏，只要有人稍微違反學生的本分，或做錯了一點兒事，校內巡邏員就嚴加取締。現在又親眼看到巡邏隊的總指揮高見澤滿三更半夜跟高中模樣的男生和其他學生一起走。要是順利的話，也許可以藉此使高見澤滿不敢再胡作非爲，甚至還可能探出高見澤滿超人能力的秘密。耕兒自然不會放棄跟蹤。他們到底是甚麼人呢？從後面跟蹤所得的印象看來，他們之間似乎泛溢出一種同夥人的親密氣氛。耕兒不相信那是一般的約會。他們的白上裝表示甚麼呢？是制服嗎？要是制服，那是甚麼制服？耕兒忽然發覺燈號變了。他通過斑馬線，走到先前那兩個人向西拐入的小巷。小巷沒有鋪柏油，兩

旁巨宅相連，是一條很黑的巷子。

那兩個人到哪兒去了？來得太遲，已經見不着蹤影了。耕兒一邊想，一邊往小巷裏瞧。他突然睜大了眼睛。原來高見澤滿還在小巷裏走。不知爲甚麼，她竟然還在六七公尺遠的地方。那個高中模樣的男生卻不見蹤影。

耕兒走進小巷，儘量避免太接近高見澤滿。才走了十五六步，高見澤滿突然轉身，說：

『幹甚麼？』耕兒本能地倒退了一步，肩膀彷彿碰到了甚麼，是人的手。扭轉身一看，竟是那個高中生。這個高中生的臉在門燈照耀下，顯得聰明過人。他對着耕兒冷笑。

『有甚麼事找高見澤小姐嗎？』少年緩緩地問，聲音柔和，卻給人一種薄布中裏着利刃的感覺。

這時候高見澤滿已經走回來，站在耕兒面前。

『你知道做錯了甚麼事嗎？』那男生仍然露出怕人的微笑說，『你在跟蹤走夜路的女學生，對不對？』

耕兒知道已經中計。這兩個人早知道耕兒跟來，才反用這種計謀對付他。

『你不覺得羞恥嗎？』高見澤滿說。

『笑話！』耕兒說。他想，默默不言，反會被看成壞人；只有攻擊才是保護自己惟一的方法。『我才不是爲了這種事到這裏來的！』

『哦，眞的？你是跟蹤高見澤小姐才走進這條小巷的吧？』

『你多半是在找碴兒吧？』耕兒對那高中生模樣的男生大吼，『你們在三更半夜裏幹甚麼？』

『我們剛從補習班回來。』

『補習班？』

『不錯，我們在補習班上課，現在正要回家。我們問心無愧。』

『那麼，你們這種奇怪的上裝代表甚麼？』

『補習班的制服。補習班不能有制服嗎？』那高中生模樣的學生以興奮的口氣說，『反

正我們毫無錯處。你呢？沒話說了吧？』

『怎樣？關同學，你承認做了不該做的事了吧？』

『才不呢！』耕兒回道，『你們想恐嚇我，別作夢！』

『呵呵呵，這個嘛……』

『我從窗口看到你們！』耕兒大聲說。這是緊要關頭。『我看到你們穿着同樣的衣服在深夜裏行走！我怎麼知道你們從補習班回家，而且穿着制服？我是想以同校同學的名義問高見澤滿同學爲甚麼要這樣。』

『……』

那男生跟高見澤滿互望一眼。兩人的臉上都浮現苦笑。耕兒以爲已經脫險，其實不然。

那男生緩緩地轉身，對着耕兒，鎮定地說：『倒眞會搪塞。』眉頭鎖起，毫無表情。『你想以這種方式跟我們敵對。我決不允許。聽高見澤小姐說，你們班上明天要討論如何處置你的一夥人。我先在此警告你，你想抵抗是沒有用的。』

刹那間，耕兒覺得腦袋劇痛。接着胸部也痛得很厲害。是超人能力。耕兒痛得忍不住，不禁跪到地上。

『這樣你還敢跟我們作對嗎？』是高見澤滿的聲音。

『我才不會屈服！』耕兒從咬緊的牙縫中擠出聲音，『難道我會爲你們這些人……奪去自由而屈服？』

『高見澤小姐，再整一整他！』那男生說。

『好！』高見澤滿回答。

耕兒覺得身體飄在空中，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下面支撐着，離地大約兩公尺。頓時又失去支撐，他重重地落下來，左胳臂和左肩摔得很痛。

他知道對方走了，卻無力阻止。

第二天早上，耕兒還在睡覺，有人按門鈴。

『這個時候按門鈴，會是誰呢？』

耕兒睡眼矇矓的蹙起眉頭，卻傳來了媽媽的聲音：『哎呀，原來是小和美呀，想不到你這麼早！』

和美？楠本和美嗎？耕兒想起來，但是左胳臂和左肩很痛。他勉强穿上衣服，走到起居室。

『還是老樣子，睡懶覺。』一副上學裝束的楠本和美說，『今天上學前，想先跟你談一下，特地來找你。』

『等一等，我洗臉去。』

耕兒刷牙洗臉後走回來，和美正坐在餐桌旁和耕兒的父母說話。

『說眞的，耕兒最好能像小和美這樣早起。』媽媽說。

和美噗嗤一聲笑出來。耕兒睡懶覺畢竟是耕兒的事，可是這兩個孩子因爲從小就互有來往，現在雖然已經是二年級的中學生了，他們還是把和美看作是小孩子一樣，仍然稱她「小

和美」，實在很有趣。

耕兒坐在餐桌旁邊，聳聳肩膀，發出呻吟聲：『好痛啊！』

『怎麼回事？』媽媽問。

耕兒彎起胳臂看看，已經紅腫。

『怎麼搞的？』媽媽問。

『耕兒，怎麼回事？』爸爸也問。

和美鎖着眉頭望着他。

沒法子，耕兒只好把昨晚的事情說出來。

『甚麼？我們睡了以後，你竟然出去……』說到一半，媽媽打岔。爸爸阻止她說下去。

說着說着，大家臉上逐漸露出畏懼的樣子。

『眞不敢相信，竟有這種超人能力！』媽媽搖搖頭說。

爸爸默默不語，隨後突然自言自語地說：『也許應該調查一下。』

『怎麼調查呢？』媽媽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超人能力。』爸爸說，『可是高見澤滿這個學生和那個補習班的夥件，利用這種能力向別人施威，在學校設立巡邏糾察制度，實在叫人難以苟同。這……這應該仔細調查一下。』

大家靜默了一會兒，爸爸彷彿想起了甚麼似的，轉過身來跟和美說：『你剛才說班上有一個同學必須保護，他叫……』

『是吉田一郎同學。』和美說。

『喔，對，是吉田同學。你說要保護這位吉田同學，擔心他會受到超人能力折磨，是不是？』

『是的。我就是為這件事來的，想跟小關商量一下，該怎麼樣跟他們對抗。』

『欸。』爸爸雙手環抱着。

『這麼危險的事最好別做。』媽媽說着，臉色都變了，『我看最好別管那些人的所做所

為。耕兒和其他學生不要飛蛾撲火。』

爸爸放下手說：『耕兒，你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說甚麼？』媽媽說。

『這是做人的道理。』爸爸說，『我甚麼也不再多說了，你們認為對，就應該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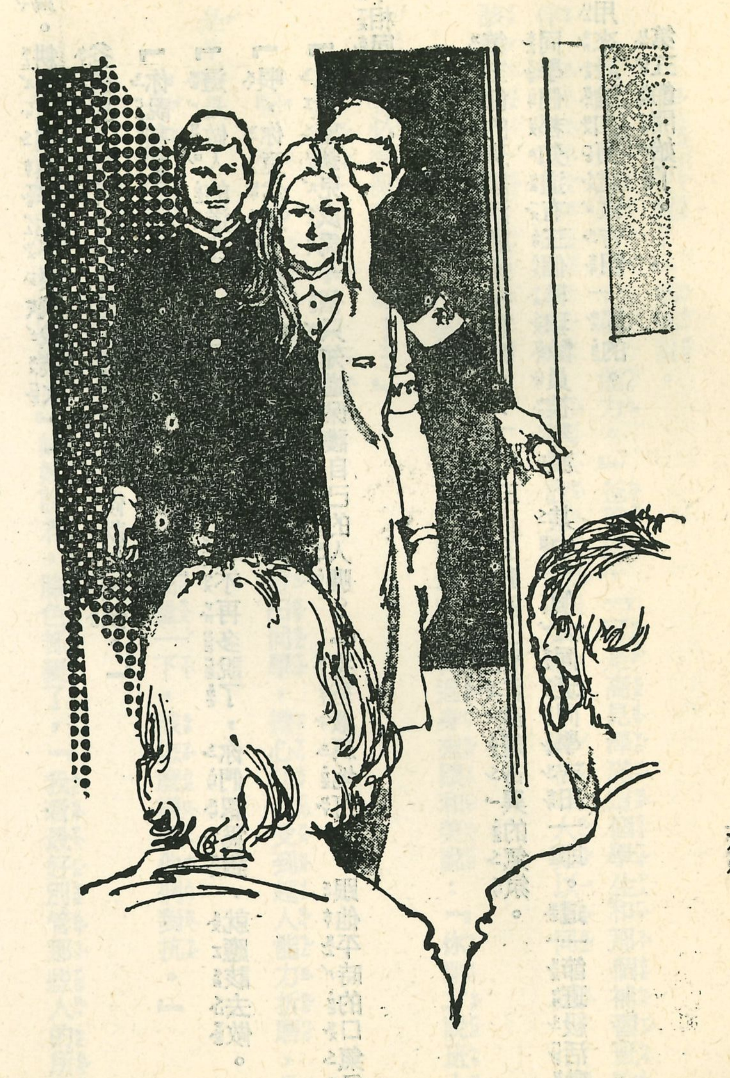
『喂，你竟然這麼說！』

『你希望耕兒成為一個只知道保護自己的人嗎？』爸爸嚴厲地打岔，跟他平時的口氣很不相同。

第五節的班級活動還沒有開始，二年三班的教室已經洋溢着奇異的氣氛。

同學們都知道有三個棒球隊員被舉發，其中一個是同班同學吉田一郎。這一節班級活動是用來討論如何處置吉田一郎的。

第五節開始了。



導師山形老師走進教室。老師只是從旁指導，他拿把椅子放在講臺旁邊坐下。

主席是關耕兒。

列席的巡邏員還沒有來。依照規定，巡邏員沒有來以前不能進行討論。

這時候，三個佩帶黃臂章的學生打開教室的門走進來。

坐位上的學生立刻騷動起來。

當然會騷動。三個人當中，兩個男生是學生會書記和二年一班的班代表；另一個女生，意外的，竟是會長高見澤滿。

想不到高見澤滿親自來了。耕兒望一望鄰座的和美。和美緩緩地點頭，表示不管誰來，一切照計畫進行。

『我眞覺得榮幸。』吉田一郎焦躁地大吼，『眞難得，偉大的巡邏員也來參加，要處死刑嗎？』

高見澤滿指着吉田一郎說：『到前面去！』

『甚麼？』
『你是受審判的人，到黑板前面去！』高見澤滿很有自信地下達命令。
『你少來這一套！』說話的是站在講臺上的耕兒。
高見澤滿明亮的目光射向耕兒。
『關同學，你敢頂撞學生會長？』西澤響子叫喊。
『這是我們的班級。』耕兒每一個字都說得明確清晰，『會長，二年三班可不是你的班級。要如何處置我們的同學，由我們決定。』
教室頓時又騷動起來。
『對！』
『不錯！』
這一類的聲音此起彼落。
『你們巡邏員只是列席。』耕兒指着高見澤滿和她後面的兩個人，繼續說下去，『既然

是列席，最好別說話，靜靜地聽我們討論，對不對？』
教室裏不斷地響起了贊成的聲音。
『好，就這麼辦。』高見澤滿無可奈何地回答，『不過，你可不要後悔。』
『甚麼話！』一個同學大叫。
高見澤滿睨視着那個同學。
那個同學突然抱着頭呻吟：『好痛……混蛋！怎麼回事？我的頭好痛！』
整個教室頓時充滿了恐怖的氣氛。
『我想現在就討論如何處置吉田一郎同學。』耕兒說。
和美一直望着耕兒。耕兒很了解和美的心境。
在討論時，耕兒若遇到巡邏員的駁斥或遭受壓力，和美立即接替下去，然後耕兒調整自己，再接替和美。這是他們兩個人擬定的作戰計畫。
現在情況有點兒不同，因爲高見澤滿大概會使用超人能力。呵，不是已

經用了嗎？接着就要輪到耕兒了。要是這樣，我馬上接替下去。請你儘量忍耐。和美的目光這樣表示。

可是，能不能順利進行呢？

『就像布告欄上公布的一樣，吉田同學翻越運動場的鐵絲網去撿球。』耕兒雙手搭在講桌上，『巡邏員看見了，要舉發吉田同學。今天我們必須討論如何處置吉田同學。』

『主席！』西澤響子把手舉得高高的。

『以前有許多學生翻越過鐵絲網。』耕兒不理西澤響子，他繼續說，『這種行爲確實不很好，遭受指責也是必然的事……』

『主席！』西澤響子搖晃着高舉的手，『主席！我要發言！』

『請！』耕兒不得已請她說話。

『主席到底是怎麼做的？』西澤響子一站起來，就以近乎叫喊的聲音說，『爲甚麼要解

釋這麼多？這是處罰吉田同學的會議，對不對？最好快點兒決定。』

西澤響子環視教室，然後把目光投向高見澤滿，拉開喉嚨說：『我提議從今天起，罰吉田同學一個人打掃教室一個月！』

『混蛋！』

『太過分了！』

說話聲此起彼落。

『等一等。』耕兒舉起雙手制止，『各位，請等一下，讓我說幾句話。』

教室的騷鬧聲靜了下來。

『我沒有說要處罰吉田同學。』耕兒聲調激動，『我只是說翻越鐵絲網撿球不太好，可是這種事該不該罰確是一件待決定的大事，對不對？』

『甚麼話？這是巡邏員舉發的！』西澤響子詫異地說。

『這就難怪了。』耕兒面對西澤響子，『說眞的，只要警告他以後不要再翻越鐵絲網就

行了嘛！』

『是啊，只要這樣告訴我，我一定道歉！』吉田一郎說。

耕兒點點頭說：『這種事何必小題大作。』他吸口氣，拿出勇氣繼續說下去：『因為有巡邏糾察制度才會這樣，對不對？巡邏員擺出一副正義使徒的面孔，到處找碴兒，才……』說到這裏，耕兒停下來。他說不出話來。他覺得胸部被勒住，勒得好痛。接着，他看到眼睛——高見澤滿的眼睛。那眼睛瞪着自己，連動也不動。好痛，他用手按着胸部，蹲了下去。教室好像鬧烘烘的，但是他並不十分清楚，因為接着來的是頭部劇痛。他覺得有腳步聲向自己接近。

『……這是我們的班級。』劇痛減輕時，耕兒聽到身旁有人說話。『吉田是我們班上的同學，對不對？既然是我們班上的同學，我們應該有權決定不處罰他！』是和美的聲音。

和美站在耕兒的身旁說話。耕兒仍然蹲着。

一個巡邏員不知說了甚麼，和美以激動的口氣回答：『我是二年三班的副班代表。依照規定，如果班代表因故不能執行任務，副班代表可以代他主持，你說不應該嗎？』

和美想說下去，卻發出了呻吟聲。她閉着眼，抱住頭，伏在講桌上。

耕兒發覺高見澤滿直視着和美。他自己的痛楚卻完全解除了。

耕兒站起來。

『接下去……』和美的臉抵着講桌，輕聲說，『小關……接下去……』

『各位！』耕兒高喊，『我們不是巡邏員的奴隸！我們的決議不能讓巡邏員來左右！不要怕巡邏員，以及他們會長的超人能力……』劇痛從腦中掠過，他發出了悲叫聲。

『大家起來反抗！』和美高聲大喊，『由於巡邏糾察制度，我們的自由已經慢慢地被剝奪了……』

和美的身子浮在空中。同學們都站起來。和美重重地跌落在講臺上。

『別來！別亂來！』山形老師想阻止，他自己卻滾落在地板上，發出呻吟聲。

耕兒又站起來，痛楚又消失了。

對啦！他突然省悟。高見澤滿的超人能力不能對付分散的人。競選演說時，大家聚在一塊兒，也許還能同時對付幾個人，一旦分散就只能集中在一點上。這是想像；雖然是想像，也不是不可能。

『表決！』耕兒說，『我想現在進行表決，吉田同學……』他又倒下去了。

『無罪！』不知是誰大吼。

『不處罰吉田！』

『把名字公布出來就夠了！』有人這樣呼應。

十多個同學或站起來，或向講臺奔去，一面高喊。坐着的人也紛紛叫喊。大家看到耕兒和和美的樣子，平時對巡邏員的反感頓時化成一道火焰，大家心連着心。

『贊成不處罰吉田同學的人舉手！』和美拉開嗓門說。

『贊成！』

『應該這樣！』

除了西澤響子，全體人員都把手舉得高高的，有的學生甚至舉起雙手，連站在西澤響子這邊的女生也舉手高叫。

『巡邏員滾出去！』一個同學突然大吼。

『滾出去！』

『巡邏員滾出去！』

學生們齊聲喊：『滾出去！巡邏員滾出去！』

教室裏逐漸變換成另一個場面，目標指向高見澤滿。

高見澤滿沒有說話，以冰冷的目光環視教室一周。在冷凍般的氣氛中，高見澤滿慢慢地說：『我已經看出來了，這一班在反抗學校。各位……以後可別哭訴哇！』

高見澤滿說完話，跟兩個巡邏員緩緩地離開教室。

『等一等！』山形老師說。高見澤滿不理睬。

教室裏顯得異樣的沈默，好久好久。

突然，鈴聲響了。第五節已經結束。

鈴聲使大家清醒過來。

『幹得好！』一個男生揮動胳臂說，『我們護住吉田了！連巡邏員也給趕出去了！我們打贏了那超人能力的會長！』

學生們爲這一席話發出了歡呼聲。

『錯啦！』耕兒大聲說。

『錯了？小關，你說甚麼？』一個同學反問。

『剛才的確是贏了！』耕兒一面從講臺上走下來，一面說，『可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會做出甚麼事。戰鬥勿寧說現在才開始！』

『說的也是。他們可能會想出更絕的把戲。』另一個同學細聲說。

『堅持到底！』彷彿突然從空中跳下來一般，和美大聲說，『既然到了這種地步，只有反抗到底。大家心連心，跟他們鬥一鬥！』

『等一等。』有人在教室裏說話，是導師山形老師。同學們不知不覺地把山形老師給忘了，現在彷彿被戳了一下，頓時都閉嘴不說。

『你們說甚麼？』山形老師蹙着眉頭說，『甚麼反抗？甚麼戰鬥？你們跟高見澤滿他們不都是阿倍野六中的學生嗎？說到巡邏員，也是你們自己推選的，在學生會中決定，才付諸實施的，對不對？跟巡邏員戰鬥，這不是很奇怪嗎？而且太過分了！這兒難道是戰場？』

『一點兒也不奇怪。』和美冷靜地回答。

『爲甚麼？』

『他們想奪走同學們的自由，任憑他們的意思控制學校。』

老師有點兒辭窮。『喂，喂，楠本……還有你們，都有點兒妄想吧？不錯，現在的巡邏糾察制度是有些弊端，這一點我承認。但是……』

『他們使用超人能力，是不是？』和美說。老師似乎越發困惑，說：『超人能力，你們眞的相信？』

『不是很明顯的嗎？』一個學生指出，『老師也親眼看到了。老師不是也受過超人能力的折磨嗎？

『難道不是嗎？』

『也許是吧？』老師低聲說，『我的確被弄得頭疼倒地。那也許是超人能力。這又能解決甚麼？』他搖搖頭，接着說：『如何證明那是超人能力呢？我不相信這樣能說服其他的老師。』

『老師！』

『我會儘量維護我的班級。我已經下定決心。但是我不能公開承認，我的班級跟整個學生會對立。當然，個別到我家來商量，另當別論。』

山形老師點點頭，望着大家說：『總而言之，這種事不可以亂來！』他說完，隨即走出教室。

『眞壞！』一個女生叫。

『老師都是這樣，只關心自己。』另一個學生大吼。

耕兒悶悶不樂地站着。他本來以爲有所依靠，想不到山形老師也是那種人……眞的是那種人嗎？

但是他沒有時間再想下去，因爲和美說話了。

『各位，』和美說，『有誰知道哪一個補習班穿制服嗎？』

『穿制服的補習班？』

『白上衣。小關，是不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小關？』吉田一郎問。

耕兒知道和美在想甚麼。和美想利用這個機會收集高見澤滿和那夥人相關的資料。

『你就把昨天的事說出來吧。』和美說。

同學們不知不覺地把耕兒他們包圍起來，圍了好幾層。

耕兒簡要地說出昨晚的事。

『嘿！高見澤滿竟然做出那種事！』一個同學發出訝異的聲音。
『那是說不僅她一個人，連那個高中生也有超人能力？』
『實在太可怕了。』女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說。
『白制服……等一等。』班上成績最好的荻野，歪着頭思考，『純白的，很長的上裝，是不是？胸前有小花紋或記號。』
『不錯。』耕兒說。
『那是英光補習班，準沒錯。』荻野說，『不大宣傳，所以知道的人並不多，是一個專門招收優秀學生補習的補習班，離學校不遠。我從那個補習班前面經過好幾次。招牌很小，不仔細瞧不會注意到。我想，你們都不很清楚吧？』
『英光補習班？』一個女生突然發出瘋狂般的叫聲，是西澤響子那一夥的高才生。
『要是英光補習班……』她回頭叫喚，『西澤！你去的那家補習班就叫英光吧？』
『哦？』

『甚麼？』
大家都望着離開眾人，孤零零坐在坐位上的西澤響子。
耕兒嚇了一跳。西澤響子臉色像紙一樣白，毫無血色，瞪着一雙怯生生的大眼睛，臉上不停地抽動。
『西澤，是真的？』一個學生毫不顧忌地問。
『不知道。』西澤響子雙頰抽動。
『西澤，你說不知道？』
『不知道！』西澤響子不知想到了甚麼，把課本和筆記本收進書包。耕兒發現她雙手抖個不停。
『快說！』
『你跟高見澤滿在同一家補習班，你也是他們一夥？』
西澤響子不理同學的詢問，提起書包，搖搖晃晃地站起來。

『到哪兒去？』和美問。

『我要提早回家。』西澤響子大叫。這叫聲聽來與其說是生氣，倒不如說是害怕。她搖搖晃晃地向門口走去，卻突然倒下去了。

同夥的女生想扶她。

『別碰我！』西澤響子尖聲叫喊，站起來，「啊」地一聲哭着向外跑。

『怎麽一回事兒？她想幹甚麽？』不知道是誰大聲問耕兒。耕兒當然不知道。雖然不知道，但是他總覺得西澤響子好像非常可怕。

第六節下課後，耕兒跟其他同學一起站起來，向走廊走去。

『小關！』追過來的是吉田一郎。『小關，今天非常謝謝你，多謝你幫忙。』

『說甚麽嘛？』耕兒回答。

這時候有人從他後面喊：『關耕兒，請你來一下！』是校內巡邏員。大約有七八個人，

不知甚麽時候已經把耕兒團團圍住。

『幹甚麽？』吉田一郎說。一個巡邏員把吉田一郎推開。『跟你沒關係！』

『我們知道你對校內巡邏隊有意見。』一個巡邏員很有禮貌地說，『關於這件事，我們想請你參加巡邏員會議。我們想聽聽你的意見。你能去一下嗎？』

耕兒沒有回答，睨視着對方。

終於來了！

巡邏員不會就此罷休，他的預感果然沒錯。

『當然你有權利拒絕。』那個巡邏員繼續說，『這是巡邏員會議，你不是巡邏員，去不去隨你便。不過，要是不去，只好採缺席審判。這樣對你也許不利，希望你能了解。』

措辭很有禮貌，說的話乍聽也頭頭是道；但是耕兒卻覺得巡邏員會議是專門爲對付他而召開的。總之，那個巡邏員的說辭是一種威脅。不錯，對方的口氣和眼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獵取獵物的猛獸。

『小關，別去！』吉田一郎高叫，他仍然被巡邏員攔住。

這時候，走廊上有幾十個學生擠在那兒。他們大都靜靜地觀望，沒有說一句話；因為巡邏員很可怕。

耕兒發現學生當中有個女生推開人潮走過來，那是楠本和美。

和美想走過來，但是很快地就被巡邏員攔住了。

耕兒下了決心。

這樣也好！

巡邏員不知會做出甚麼事，總不至於要命吧？與其逃避，倒不如堂堂皇皇地跟他們去。要是逃跑，無異是承認自己做了虧心事。幸好他們把自己叫去，可以說自己想說的話，可以把自己的主張表達出來。如果能夠讓巡邏員了解他這樣做的真意，那就太好了。

耕兒被巡邏員帶走，即使遭遇到悲慘的命運，周圍的學生也會替他作證，證明發生了甚

麼事情。即使學生因為害怕巡邏員，不敢全部出來作證，總會有一些人說實話，何況楠本和美和吉田一郎都看見了。

跟他們去吧！

『怎麼樣？』站在耕兒面前的巡邏員輕聲問。

『走吧！』耕兒猛然擡起頭，在巡邏員的包圍下，循着走廊往前走。一行人通過走廊，爬上樓梯，向三樓北隅的學生會總部走去。

有好幾個學生跟來（其中有楠本和美和吉田一郎。他們不時在後面說些鼓勵的話，每次都被巡邏員制止）。耕兒他們進去後，總部的門突然關了起來。

這是學生會總部。繞過幾個擠滿資料的大書架進入室內。室內沿牆放滿着長凳子。其他巡邏員都到了，坐在長凳上，大家看見耕兒，都投以如刺的目光。會長高見澤滿背窗面桌而坐。

『關同學，請坐在那隻椅子上。』高見澤滿指着最靠近書架的小椅子，用非常柔和的聲

音說。

這時候門已經鎖起來，有幾個巡邏員站在耕兒後面。

『請別介意我們把門鎖起來。』高見澤滿微笑着向耕兒點點頭。雖然在這種狀況下，耕兒仍然覺得她的微笑很有魔力。『這是阿倍野六中學生會的最高會議，沒有關係的人不能進來，才鎖上了門。』笑意更濃，『當然，我們是獲得學生會指導老師同意的。』

是不是真的獲得老師的同意，耕兒覺得很懷疑，說不定是用超人能力逼迫老師同意的。不過，耕兒沒有說出來。

『那就開始吧！』書記站起來，開口說話，『依照慣例，巡邏員會議不做記錄，以免大家的自由意見受到限制。現在請各位踴躍發言。』

說得非常熟練。耕兒拒絕做巡邏員，當然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也許平時他們開會都是這樣進行的。

高見澤滿一直站着。『就由我先發言吧！』

巡邏員的目光都朝向高見澤滿。

『大家都知道，今天二年三班發生了一件很可悲的事。』高見澤滿用平靜、有力的聲調說，『巡邏員依據阿倍野六中的學生意思，替阿倍野六中服務，卻遭遇到二年三班所有學生的侮辱。』

耕兒蹙眉望着高見澤滿。她的說辭未免太獨斷，太情緒化了。

『換句話說，二年三班的學生違反全校學生的意思，向阿倍野六中豎起了叛旗。』高見澤滿說完，巡邏員幾乎都同時叫起來。

『不錯！』

『確是如此！』

『那是忘了學生本分的行為。』

『等一等！』耕兒挺起腰桿。這樣表決，他無法忍受。

『等會兒會給你發言的機會。』書記尖聲說，『你不是巡邏員，你是旁聽的人。旁聽的

人不許隨便發言！』

耕兒咬牙切齒。心想，他們特地把我叫到這裏來，又不准發言；他們早就知道我不是巡邏員哪！

『怎麼辦呢？』高見澤滿又說話，『巡邏員會議決定如何處置二年三班呢？』

一個巡邏員氣憤地站起來。他是討論如何處置吉田一郎時列席的二年一班班代表。『他們已經不是阿倍野六中的學生。』二年一班班代表大喊，『除非全班學生一齊道歉，否則不必把他們當學生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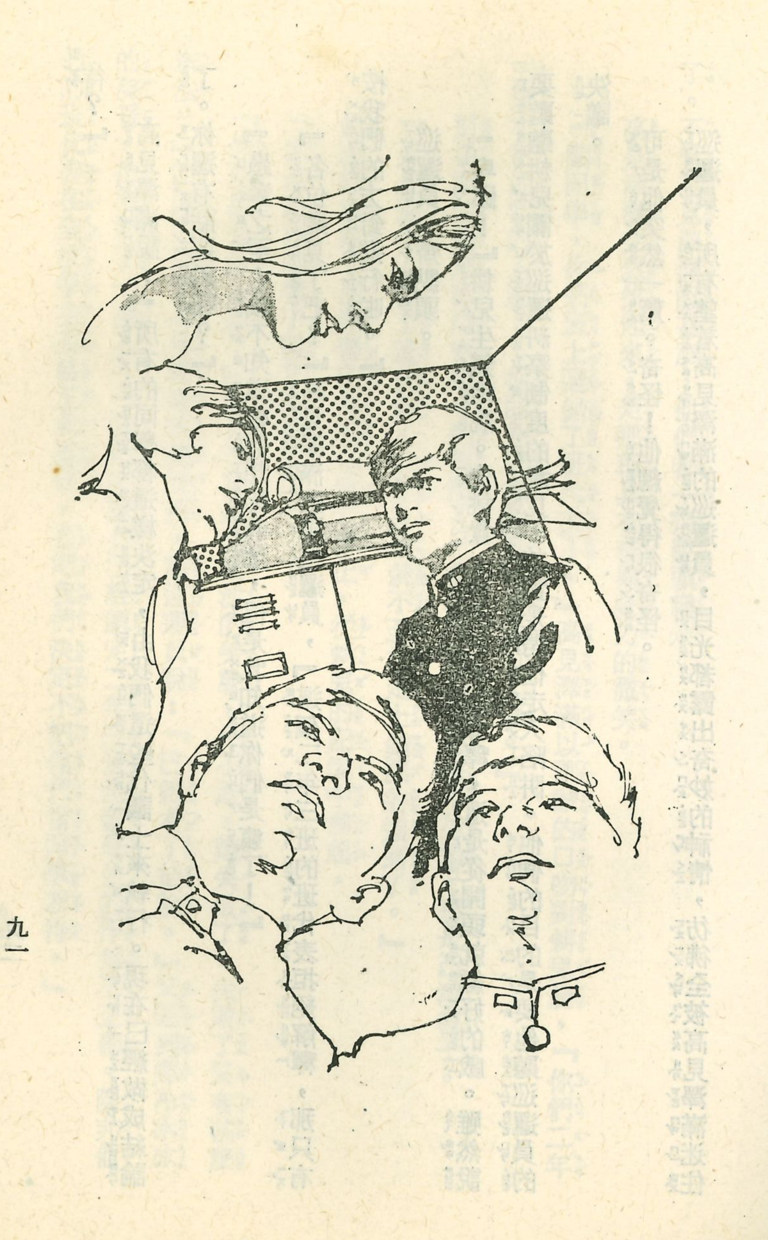
『對！』

『有道理！』

聲音此起彼落。

耕兒茫茫然。不把我們當學生看待，這是甚麼意思？行得通嗎？

『你們是甚麼樣的人？』耕兒怒吼，『你們到底想做甚麼？誰有權利不把我們當學生看



待？』

高見澤滿說：『所有的同學都這樣決定，由我們這些代議士來執行。現在已經做成結論了。你還有話要說嗎？』

『愚蠢之至！我不知道你們想幹甚麼，但是我知道你們是瘋了！』

『各位聽見了吧？』高見澤滿環視巡邏員，『這個二年三班的班代表拒絕解釋，那只有按我們的方針進行啦。』

巡邏員一齊點頭。

『卑鄙！』耕兒生氣地說。先挑釁，再引人拒絕解釋，這是從開頭就編好的戲。雖然說要聽聽耕兒關於巡邏糾察制度的意見，其實是帶他走入陷阱。他們的目的是要他聽巡邏員的決議。

可是他突然一驚。奇怪！他總覺得很奇怪。

巡邏員，所有望着高見澤滿的巡邏員，目光都露出奇妙的神情，彷彿全被高見澤滿迷住

了。不管高見澤滿說甚麼，他們都一齊點頭稱是。

高見澤滿突然笑起來，是那種具有奇異魔力的微笑。

『關同學，你們班上選錯了班代表了。』高見澤滿以訓誡的口吻對耕兒說，『你們二年三班有更適當的人選——從開始就應該當班代表的人選。』

這番話使耕兒猛然省悟。剎那間，一個學生的臉從腦海中掠過，那是西澤響子。

『要是那個人當了班代表，二年三班就不至於走上錯誤的道路了。』

錯誤的道路？西澤響子今天奇異的舉止，從耕兒的記憶中湧起。

『你是說西澤響子嗎？』耕兒問。

『你只想到這一些？』高見澤滿發出低沈的笑聲，『不過，她失敗了。失敗了又有甚麼辦法？』說到這裏，高見澤滿改變聲調，對巡邏員說：『已經有了結論。』又回到那冷冰冰的聲音，彷彿換了一個人。『我們巡邏員已經認定二年三班全體學生的作爲不正確。除非他們的班代表在全校學生面前正式道歉，否則我們決定不把他們當同學看待。』

『贊成！』

『沒有異議！』

巡邏員一齊附和。

『你們有這種權利嗎？』耕兒大吼，『你們以爲老師會默許嗎？』

沒有人回答。

『這種事行得通嗎？』耕兒又說。

『別嚷啦！』高見澤滿反擊說，『是不是行得通，馬上可以知道。我們可以告訴你今後會發生的事。……不過，我們還是討論下一個議案吧。二年三班的代表不是巡邏員，請你退席。』高見澤滿說完，好幾個巡邏員握住耕兒的手，要把他拉起來。耕兒自己站起來。巡邏員押着他，繞過大書架，走到外頭。

天色昏黑，總部外的走廊上有兩個學生正在等待，是楠本和美和吉田一郎。

『怎麼樣？』他們兩個一齊跑過來，『我們想聽聽裏面說些甚麼，卻聽不見。』

『也許吧。』耕兒無力地回答，『書架靠在開門的地方，有隔音的功效。』

『怎麼樣？』和美說，『小關，是不是讓你說出你對巡邏糾察制度的意見？』

『沒有。』耕兒一面走，一面搖頭。他覺得剛才的事有如噩夢一般。

『怎麼樣？』和美又問。

『他們根本沒有意思要聽我的意見。』耕兒談起學生會總部裏的事。

『這麼說，要聽你的意見是藉口了。』和美鎖着眉頭。

『眞是卑鄙的傢伙！』吉田一郎不屑地說，『哪有這種事兒？跟他們理論去！』

『沒有證據呀。』和美輕聲說。

『哦？』

『小關，他們一定聽見你說要維護我們全班的話了，所以他們自然要找些理由來說。』

和美沈思，『不把二年三班的學生當同學看待，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這怎麼可能呢？』吉田一郎說。

耕兒不知道會怎麼樣，只是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耕兒回家後，把這件事告訴父母。

『越來越令人厭惡啦！』爸爸說。

『不會那麼嚴重吧？』媽媽說，『他們還是中學生嘛，不久對方就會慢慢軟化的。』接着，媽媽又加上了一句：『耕兒，你也別太逞強，隨便道個歉算了。』

『別這麼說！』爸爸怒吼般地說。媽媽吃驚地靜默下來。

爸爸沒有再說下去，好像在想甚麼。

第二天早上，耕兒走進教室，同學們立刻圍上來。大家都知道耕兒昨天被巡邏員叫去，也從和美和吉田一郎那裏聽說將會發生甚麼事情。

『等一會兒再說，馬上要上課了。』耕兒揮手大喊。已經快要上課了。第一節是國語，

是導師山形老師的課。

『看，老師來啦！』耕兒說。

傳來了腳步聲，但是來的不是山形老師，是社會科老師。

『這一節大家自習。』社會科老師站在門口說，『山形老師因急病請假。大家要安靜自習。』

『急病！』和美望着耕兒輕聲說。有人搶先問社會科老師：『山形老師得了甚麼病？』

『我也不大清楚。』社會科老師回答，『剛才接到山形老師家的電話，說老師突然覺得頭疼，不能來上課。』

社會科老師走了以後，大家面面相覷。『怎麼一回事兒？』

同學們似乎更想早一點兒知道昨天發生的事。耕兒應同學的要求，開始談起昨天的事，但是總覺得教室裏好像缺了甚麼。原因很快地就明白了，原來缺了西澤響子。西澤響子竟然也曠課！

說完昨天的事，耕兒坐回坐位，對和美說：『今天實在是個奇怪的日子。』

和美微微搖頭。接着低聲說：『那件事開始了。』

『哪件事？』

『昨天他們說不把這班學生……』和美擡起頭，『他們眞的開始進行了。』

這時候，走廊上傳來腳步聲。「吱」地一聲，教室的門開了，是工友。

『這是二年三班嗎？山形老師在不在？』

『老師請假。』不知是誰回答。工友看看教室，大聲說：『這班的學生西澤響子意圖自殺。剛才接到她家裏的電話。』

教室裏立刻騷動起來。

『自殺？』

『她會自殺？』

『爲甚麼？』

大家鬧烘烘地，不知西澤爲甚麼要自殺。

『死了沒有？』有人大聲問。大家聽了，不由得靜默下來。

工友搖搖頭：『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只是來傳達一聲，詳細情形不清楚。』工友說罷，立刻離去。

教室又騷動起來。

『甚麼話？我們有知道正確消息的權利！』一個女生大叫。

『小關，你去打聽一下好嗎？』吉田一郎說。

吉田一郎還沒說完，耕兒已經開始行動：『我到教師室去一趟，大家等一等。』

耕兒想跑向教師室，但是他把這股衝動壓制住了。爲甚麼？西澤響子爲甚麼要自殺？

儘管平時彼此處不來，但是畢竟是同學。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說得清楚一點兒，他更想知道西澤響子本身的秘密，以及她跟高見澤滿那批人的關係。

現在正是上課時間，教師室裏只有五六位老師，都聚在一起談話。

『甚麼事？』一位老師問。

耕兒說明來意。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另一位老師說：『打電話去問，她家的人不肯多說，就掛斷了電話。級任導師山形老師請假。教務主任井本老師剛才到她家去了。』

『我能不能掛電話到西澤家？』耕兒說。電話能不能打通，他沒有自信，但是打總比不打好。

『當然可以。你是她班上的同學。』剛才向他說明事情經過的老師點點頭，『就用那邊的電話好了。電話號碼你大概知道吧。』

『是。』耕兒開始撥電話。

電話響了三聲，對方才來接。

『西澤……』中年婦女的聲音。

『我……我是西澤的同班同學，敝姓關……』耕兒說到這裏，對方發出了叫聲，聲音很大。

『同學？爲甚麼打電話來？都是你們造成的！還好意思……還好意思打電話來？』

說到後來，已經哭起來了，電話也「砰」地一聲掛斷了。

『怎麼樣？是不是全家人都很慌亂？』一位老師問。耕兒從茫然中醒來，點點頭。

他緩緩地走回教室。

『那不是慌亂。』耕兒想。西澤響子的家人（大概是她母親）大概恨透了響子的同班同學。爲甚麼？他不知道。

回到教室，他把事情的經過向等待着消息的同學報告。大家都低頭不語。其中甚至有人嗤之以鼻。

自習開始了。但是現在大家哪有心情自習？大家都吵吵嚷嚷地說個不停。

『你覺得怎麼樣？』耕兒輕聲對鄰座的楠本和美說。

『我不懂。』和美回答，『雖然不懂……但是不祥的預感卻越來越強。』

第二節是數學。

耕兒他們希望從數學老師那裏聽到一些西澤響子的消息，可是似乎沒有甚麼新消息，老師馬上開始講課。

過了四五分鐘，數學老師突然抱住頭，蹲在黑板前面。『好痛，好痛！我受不了！』

老師緩緩地站起來，向大家致歉說：『我沒法兒繼續上課。對不起，老師要到醫護室去看看。你們自習好了。』

老師痛苦地走下講臺，離開教室。

同學們大家交頭接耳地說起來。

『這是陰謀！』怒吼的是吉田一郎。『他們終於實施昨天對小關說的話。巡邏員……高見澤滿用她的超人能力讓我們上不了課。』

『也許是吧？他們所謂不讓我們得到學生的待遇，大概就是這樣。』聰明的荻野說。

『不錯，一定是這樣。』不知是誰大聲叫喊。

『眞卑鄙！』另一個學生叫喊。

『可是……奇怪。』和美說。聲音很低，同學們的視線仍然集中在她身上。

『高見澤同學，現在也在上課呀！』和美想了一想，又說，『在這種狀況下，她能讓這個教室裏的數學老師頭疼嗎？』

當然沒有人能肯定地回答她這個問題。

到了第三節。

第三節和第四節是美術課。這一週是在美術教室上素描。

二年三班的學生大家懷着忐忑不安的心，走進美術教室，因爲他們不知道又會發生甚麼事情。

遵從美術老師的指示，他們分成幾組畫石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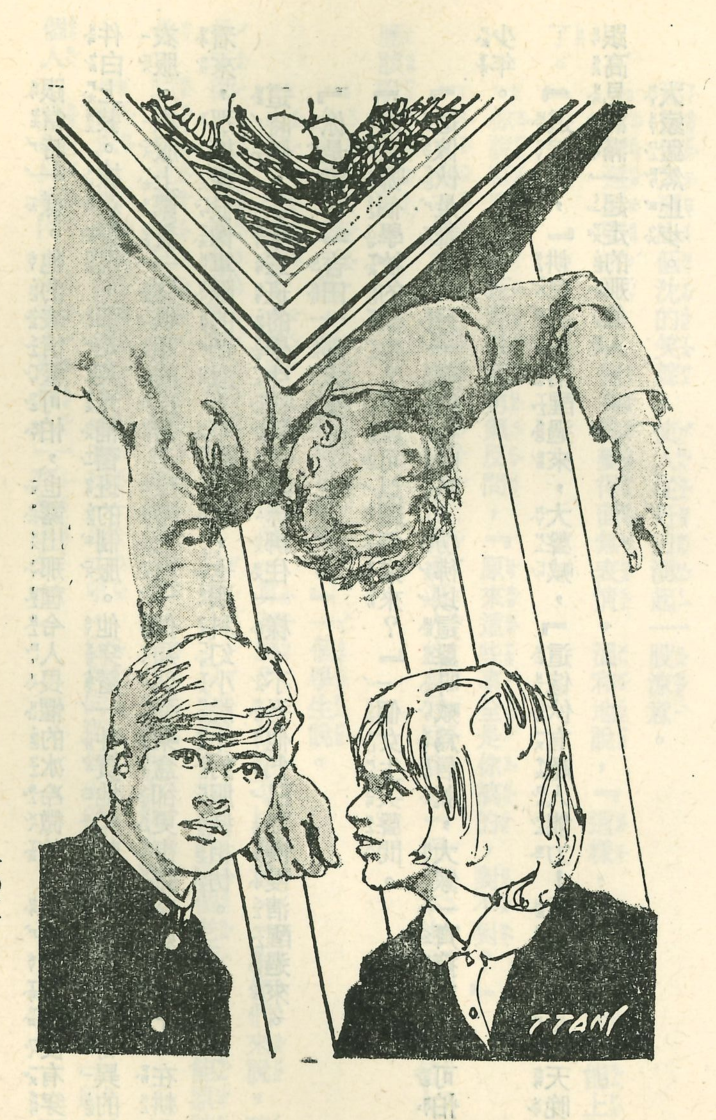
『開始畫素描之前，我想對各位說幾句話。』學生就座後，美術老師開始說話，『你們當中也許有人認為畫這些東西對升學沒有甚麼幫助。以前我好像曾跟各位說過，這種想法是不對的。一個人要是缺乏感受美的心靈，沒有從各類事物中發現美的感性，不管在社會上有多偉大，終究不能算是一個成熟的人。眞正成熟的人是……』

美術老師說到這裏，突然抱着頭倒下去了。不僅如此，掛在牆上的畫的繩子也斷了，整幅畫連同畫框一齊落在倒地的老師身上。

學生都站起來。接着傳來了低沈的笑聲，是從美術教室敞開著的門傳來的。那兒站着一個少年。

耕兒覺得渾身冰冷。

不錯，站在那兒的就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的那個傢伙。一天夜晚，那個傢伙跟高見澤滿一起在人行道上走。與其說是高見澤滿的同夥，倒不如說是向高見澤滿下命令的人……，也就是那個高中生模樣的傢伙。



跟當時一樣，他的表情很可怕，也露出那種令人畏懼的冰冷微笑。但是他現在沒有穿那件白上裝。據荻野說，那是英光補習班的制服。他穿着一件質地柔軟，貼身，形式奇異的黑衣服。衣服上繫着一條很粗的皮帶；皮帶上有一個類似彈藥盒卻更複雜奇妙的盒子。在耕兒看來，那模樣很像軍隊的制服；不然的話，也跟科幻小說中的服裝相仿。

這時候，二年三班的學生彷彿被鐵絲綁住一樣，不過他們已經慢慢清醒過來。

『你是誰？』吉田一郎大喊。

『你是哪個學校的學生？怎麼可以隨便進來？』一個女生尖聲問。

『這傢伙是誰？』另一個學生叫喊。彷彿以這聲叫喊爲信號，大家一齊擁向那個可怕的少年。

『這傢伙，』耕兒終於清醒過來，大聲喊，『這傢伙有超人能力！這傢伙就是那天晚上跟高見澤滿一起走的那個人。』

大家猛然止步。

那傢伙又發出低沈的笑聲，使人從丹田湧起一股涼意。

『你們還要堅持嗎？』他突然變得面無表情，溫和地說，『這樣，你們就永遠不能上課了。』

『你說甚麼？』荻野鼓起勇氣反問，『原來這些事全是你搞的，對不對？』

『現在還在進行。』那傢伙仍然以溫和而逼人的聲音回答，『而且不能說是我一個人，應該說我們才對。』

『你這樣折磨老師，難道不覺得可恥嗎？』一個學生說。

『老師又怎麼樣？尤其是教你們的老師，算甚麼？』他毫不以爲意，『對你們來說，確是老師。我不過讓他們暫時不能上課罷了。只有……只有倒在地上的這個老師，我不能原諒他。這傢伙竟然想把有害無益的觀念灌輸給你們，所以我罰他不能立刻復原。』

『混蛋！你這個混蛋傢伙！』吉田一郎大吼，猛然向那個少年衝過去。不止吉田一郎一個人，連耕兒在內，共有十幾個人一齊衝過去。

但是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飄在空中，重重地跌落在地板上，快得令人沒法兒看清楚。

『你們一定會後悔的。』叫喊的是和美。

那少年臉不變色，緩緩地說：『眞的？可是我們所做的事情沒有留下一點兒痕跡。我今天在這兒出現，那些笨傢伙一定會用「集體幻覺」應付。我看你們還是早點兒省悟，向學生會謝罪吧。』

那少年說完話，用手指碰了一下皮帶上的盒子。刹那間，他已經消失無蹤。簡直跟作夢一樣；但是這不是夢，再眞實也沒有了。

耕兒心裏最先湧起的是恐懼，接着是憤怒，最後是懷疑。

耕兒知道那少年是個對手。這對手的超人能力也許高過高見澤滿；至少高見澤滿還不能自我消失。她也許有這種能力，但是不曾用過。那少年卻在自己面前消失不見了。高見澤滿一個人已經很難應付，現在又加上那個少年。這樣看來，山形老師的頭疼雖然不知道是誰搞的，但是數學老師也許不是高見澤滿下的毒手（如和美所說），而是那少年幹的。美術老師

顯然是那少年下的毒手。換句話說，二年三班是因爲這兩個有超人能力的人才無法上課。

以這種人爲對手，有勝算嗎？

沒有勝算，但是非戰勝不可。這種強橫霸道的作法，不能讓他繼續下去。假借糾正阿倍野六中風紀的名義……，最後竟然要排擠一個班級，這怎麼可以？他們爲甚麼做這種事？他們懷着甚麼鬼計？有何用意？

包括高見澤滿在內，他們到底是甚麼樣的人？那少年的眞相又是甚麼呢？

『小關！』是和美的聲音，『你怎麼了？快送老師到醫護室去。』

不錯，應該這樣。美術老師倒在地上呻吟，無法站起來。

幾個學生一起把老師擡到醫護室。

『脊背好像受到強烈衝擊，非儘快讓醫生診治不可。』保健體育老師替美術老師檢查以後，決定請醫生診治。接着緊鎖眉頭說：『你們這班的老師全都生病了。你們實在太不用功啦。』

『不是這樣。』大家雖然知道說出來很難令人相信，還是情不自禁地把眞相說出來。

保健體育老師果然不相信，而且笑了出來，接着，表情嚴肅地說：『甚麼超人能力？你們最好別胡說八道。』

大家只好默默退下。

依照指示，二年三班回到美術教室自習，但是人人都無心自習。有人提議停止自習，一起到教師室，向老師陳述事情的經過，一定會有老師相信。這個提議，大部分學生都表示贊同。

耕兒拚命制止。他說自習時間一起擁到教師室去，正好給巡邏員檢舉的機會。不能再給他們機會了。耕兒的意見大家接受了，他們決定等到午間休息時候再去向老師報告。

『我想不會有甚麼結果。』和美悄悄地對耕兒說。她跟耕兒站在一起，無精打采地畫着石膏像。『到底有幾位老師會相信我們，實在是個疑問。巡邏員的報告再加上貼出的布告，老師對我們班上的印象一定不好。』

『我們總不能甚麼都不做吧？』耕兒輕聲說。

『不錯，所以我現在正在考慮怎樣作戰。』

『作戰？』

『欸，午間休息或放學後再告訴你。』和美說着，歎了一口長氣，『不過，我覺得事情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甚麼？你說會越來越嚴重？』

和美沒有說話，微微點頭。

和美的預感果然不錯。

午間休息的鈴聲響了。二年三班的學生回到教室，打開飯盒吃午餐。

耕兒打開飯盒，無法像平時那樣埋頭猛吃，不禁沈思起來。和美也一樣，連飯盒都沒有拿出來。她說要到販賣部買東西，便起身離開了教室。

這時候，吃過飯的吉田一郎和荻野走到耕兒面前。

『小關，快吃啊；吃過飯不是要到教師室去嗎？』

『是的。』耕兒回答，但是他實在不想去，因爲他怕聽見跟保健體育老師同樣的話。

和美回來了，臉色蒼白。

『怎麼一回事？』有人問。

『布告貼出來了。』和美回答，『社團活動的布告欄。』

『有甚麼問題？』

『被開除了。』和美說，『各社團都貼出了被開除者的名單。被開除的全是我們班上的人。』

『甚麼？』

四周的學生一齊望着和美。

『開除名單？爲甚麼開除？因爲在二年三班嗎？』一個同學大聲說。

『沒有這樣寫。』和美搖搖頭，『當然不能這樣寫。每一個社團都找了一些理由，公布

被開除者的名字，全是我們班上的人。』

大家都默默無語。

『哪有這種蠢事？』突然叫喊的是吉田一郎，『我不至於被棒球隊開除吧？』

『我也一樣！』一個桌球隊的女生大叫。

『去看看！』一個人說，大家都站起來。

『不錯。』

『去看看到底用甚麼理由開除人家。』

正在吃飯的人，立刻把飯盒蓋起來，紛紛奔出教室。

耕兒坐着不動。

耕兒沒有參加社團，他並非因此留在教室。他認爲看不看，情形都一樣。每個社團一定都會找一些正當理由。卽使從這些理由中挑出毛病，也沒用。不用說，這一定是高見澤滿和她屬下的巡邏員搞出來的。用甚麼手段，無法知道。既然這樣，要推翻開除的決定就不容易

了。

難道是用超人能力嗎？

『眞卑鄙！』荻野說。耕兒擡頭一看，眼前只有荻野和臉色蒼白的和美。

這時候，有人匆匆忙忙跑進教室，是剛才去看布告的學生之一。

『不得了！』那學生高喊，『鬧翻天啦！』

『嘍！』留在教室的三個人不禁一愣。

『大家都非常生氣，要去抗議。』那學生喘着氣，指着外頭，『這樣下去可不得了，要設法……』

耕兒沒再聽下去，猛然從坐位上站起來，奔向走廊。和美和荻野跟在後面。他們奔下樓梯時，兩個巡邏員叉開雙臂阻擋他們，齊聲說：『等一下！』

『有急事。』耕兒想擠過去。一個巡邏員抓住他的手腕，『不能在教室和走廊上跑。』

另一個巡邏員也制止和美和荻野，傲慢地吼：『除了火災和地震等非常情況，阿倍野六中的學生，不管甚麼時候都不能在教室裏、走廊上奔跑，你們難道忘了這條規則？』

只聽見這聲音，耕兒就覺得煩躁。這時候，從社團活動布告欄那邊傳來了「哇哇」的騷鬧聲。

『放開手！』耕兒掙脫被抓住的手。

『幹甚麼？』巡邏員大叫。

『這是非常狀況！』說完話，耕兒拔腿就跑。和美和荻野也跟着跑了。

『等一等！』巡邏員快步追過來。

耕兒來到布告欄附近，嚇了一跳，停下腳步。

布告欄附近擠滿了學生。布告欄上貼的開除名單大半被撕下。吉田一郎正背對着布告欄在那兒演講。

『這種事，我們可以答應嗎？』吉田一郎揮動撕下的公告。『即使不滿意我們班級，也不該把我們踢出社團活動。這是校內巡邏員的陰謀，是高見澤滿的鬼計！』

這時候，有幾個巡邏員推開人羣，向前擠，想要制止吉田一郎。其他的巡邏員負責驅散羣集的學生。

『你是二年三班的班代表嗎？』一個被趕開，跟耕兒錯肩而過的三年級女生，望一下四周，停下腳步，輕聲說，『你班上的同學扯下公告，向社團辦公室和教師室去了！』

『噯……』耕兒彷彿嚥下了冰塊。

『加油！至少三年級同學也有支持你們的！』那女生說完話就走開了。

耕兒腦海中亂成一片，一時之間，有許多東西跳進來，有如漩渦一般。

隨便扯下布告欄上的公告，這樣一來，事情可難辦了。不僅如此，班上的同學聽說還分別到社團辦公室和教師室去。這也難怪，這樣莫名其妙地被開除，當然要去理論；如果是自己這樣被社團開除，一定也會去理論。還有吉田一郎的事。吉田一郎想繼續向那些被巡邏員驅散的學生傾訴，不過，遲早會被壓制住。果然十幾秒鐘後，他就被逮住了。不知巡邏員要怎樣處置他。還有剛才三年級女生的話，她雖然顧忌左右的人，仍然聲援耕兒他們的二年三班。這證明還有些學生沒有完全向以高見澤滿爲首的獨裁體制投降。這是值得安慰的事。

他不能再想下去，因爲現在不是考慮別人事情的時候。剛才在樓梯口斥責耕兒的巡邏員已經走到耕兒、和美和荻野站立的地方。

『爲甚麼逃走？』一個巡邏員以高壓的口氣說。

『我沒有逃。』耕兒回答。

『別想找遁辭！你們的確逃走了。是不是怕我們看到犯罪現場才逃走的？』

『犯罪現場？』和美針鋒相對，頂回去，『甚麼犯罪？所謂犯罪，是法律上的名詞，違反你們擅自制定的規則，算甚麼犯罪？』

『閉嘴！』一個巡邏員怒吼。

『你想妨礙巡邏員執行任務嗎？』另一個巡邏員也大叫。

這種辯駁沒有持續多久，因爲將近二十名二年三班的學生，有的舉着拳頭，有的揮着撕下的公告跑過來。

『喂，小關！』這些學生看見耕兒，驀地停下來，『走！到學生會總部去！』

『幹甚麼？』

『幹甚麼？』一個學生怒吼，其他學生異口同聲說：『我們到教師室問過老師，為甚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有些老師也想逃避責任。』

『老師都說這是學生會的請求。』

『據說已經制定了一條規則：為了讓阿倍野六中做出可恥行為的學生反省，必須先從課外活動方面自清。』

『已經制定了那麼多規則，眼看還要一條接一條地制定下去。』

『據說巡邏員會議提出名單，再由各社團的老師轉交給自己督導的社團。』

『眞是莫名其妙！』

『去談判！高見澤滿和巡邏員都在總部，大家合力逼他們取消！』

『走吧，小關！還有和美和荻野也一起去！』

這時候，大家發現巡邏員把吉田一郎從布告欄前向這邊拉過來。

『不知他們要對吉田怎麼樣！』一個同學大喊。

『去救他！』不知是誰這樣說，二年三班的學生大聲喊，就往那邊衝過去。

巡邏員也有防備，可是人數相差很多。大家扭成一團，不到一分鐘，二年三班的學生就把吉田一郎奪回來了。

耕兒他們也參加了。起先耕兒認為應該加以阻止，但是內心卻不願意，終於跟大家一起去奪回吉田一郎。

巡邏員分散逃走。一個巡邏員離開眾人到學生會總部去，也許是告急去了，也許是去報告二年三班的學生起來造反了。不錯，這確實是造反。二年三班的學生圍着吉田一郎，聚在一起。

這時候，不知從甚麼地方發出喊聲：『別這樣子！不要這樣嘛！』

是從跟社團辦公室並排的體育館那邊發出來的。五六個學生被多出好幾倍的學生推着走過來。被推的是不同社團的社長和幹事。也許他們剛好在辦公室，才被拉出來的。押他們過來的是二年三班的男女學生。這些同學都大聲叫喊。

『取消開除的決定！』

『撤回我們被開除的名單！』

『只聽巡邏員命令不行！』

『縱然是高年級學生，也不能這樣！』

『到布告欄前面，宣布取消開除的決定！』

耕兒這邊的同學發出歡呼，走過去迎接他們。

好幾位老師跑過來。

『你們幹甚麼？』走在最前面的學生會指導老師大喊，『你們自己選出的代表所作的決定，你們竟然不遵守！』

『不對！』回答的是吉田一郎。

『不，不是這樣！』荻野平時溫和老實，現在也尖聲叫喊，『學校的學生會不是我們的代表。學校已經被高見澤滿和巡邏員霸住了。』

老師似乎都覺得很爲難。二年三班的學生把帶來的各社團社長和幹事團團圍住，要他們撤回開除的處分，否則不肯離開布告欄。同時，聽見騷鬧聲的學生也不斷地擁過來起鬨。耕兒雖然也在這些激動的同學中，卻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樣下去二年三班的學生顯然會被看成「壞蛋」。現在大家還不能團結，一定被認爲是一時衝動，還會被巡邏員抓去。

『這樣也行。』傳來了低沈的聲音，是站在耕兒身旁的楠本和美。和美似乎知道耕兒在想甚麼。

『這樣下去行嗎？』

起鬨聲越來越響。在二年三班跟老師和巡邏員相對而視的圈圈裏，和美低聲說：『這樣會演變成積極的行動，運氣眞不錯。』

『運氣不錯？』

『欸。高見澤滿馬上會出來。哦，已經來了。』

和美說得不錯。高見澤滿也許接到巡邏員的報告，神色黯然地向這邊走來。她一來，這邊的學生開始動搖了，社團人員乘隙逃出二年三班的圈圈。

高見澤滿向巡邏員點點頭，向老師行禮後，毫不猶疑地走到二年三班的人羣前。

耕兒彷彿覺得整個學校頓時靜了下來。

『你們終於顯露本性了。』高見澤滿用冷靜而清晰的聲音說，『學生會斷定你們這班學生不適合做阿倍野六中的學生，這判斷沒有錯。你們撕下開除處分的公告，現在又結黨做出這種事！』

『閉上你的嘴！』吉田一郎怒吼。

高見澤滿臉色絲毫未變：『很遺憾，這樣下去，老師也必須要把你們當做不良少年，加以適當的處置。我以學生會長的名義表示，阿倍野六中有這樣的學生，深感遺憾。』

耕兒覺得有點兒不對勁。自已跟同學這樣聚集在一塊兒，想來的確不正常；但是大家是自然而然聚集起來的，因爲二年三班的學生都氣昏了。高見澤滿即使是學生會會長，一個女學生竟然敢不理全校學生和老師，自作主張要裁判二年三班。大白天，這種事竟然也在學校發生，這種異樣的奇事竟然也會發生，這樣行嗎？

高見澤滿還說個不停，似乎越說越有勁。圍觀的學生和老師甚麼也不說，默默地聽。

耕兒突然一驚。

高見澤滿難道有集團催眠的能力，能使聽衆沈迷在她的聲音裏，認爲她說的都是正確的這種能力嗎？

這麼說來，不行，現在不是考慮這種事的時候，不能讓高見澤滿繼續說下去，一定要給她心理上的衝擊。

『別說啦！』耕兒尖聲喊，『別再胡說八道！會長，我有一件事想問你，第三節課在美術教室出現又消失的那個人到底是誰？』

『對，快解釋！』

『說，快說！』

同學們驀然恢復了精神。

高見澤滿態度從容不迫。

『現在又提起莫須有的事，想攪局嗎？』高見澤滿微笑着環視老師和羣集的學生。

『是時候啦！』和美突然發出尖銳的喊聲，『大家一起襲擊高見澤滿。讓她在老師和全校同學面前施展超人能力。大家互相挽着胳臂，這樣就不會彈起來啦！』

二年三班的學生互相挽着胳臂，排成好幾列，一步一步地向高見澤滿走過去。

耕兒突覺頭疼，彷彿要被推跑一般；因爲旁邊的同學緊緊地挽住他，才沒有倒下去。他跟大家一樣，一面叫一面往前走，那種步伐有如在暴風雨中行走一般。

耕兒覺得老師和起鬨的學生都騷動了。

高見澤滿顯得有點兒狼狽。

『前進！』耕兒高叫，『前進！前進！』

又有幾個同學被看不見的手摔倒，但是二年三班的學生沒有停下腳步。

耕兒發現高見澤滿的身體開始搖擺，接着她慢慢地倒在地上。

更大的騷動發生時，二年三班學生前方出現了一個人，保護着高見澤滿，那就是在美術教室出現過的少年。

二年三班的學生停下腳步，沒有一個人逃走。他們雖然害怕，但是憤怒與激動比害怕還要強烈。

『混蛋！又出來啦！打！』吉田一郎大叫。

『大家挽緊胳臂，不能放開！』和美高喊。

大家頓時又重新挽着胳臂。

連倒地的高見澤滿他都能護着她，這個少年的超人能力似乎比高見澤滿更大更強，所以對他不管怎麼警戒，都不算過分。

這時候，四處已經恢復平靜。

發出了低沈的笑聲。

笑聲越來越高昂。

不用說，是那個少年發出的。他仍然站在倒地的高見澤滿前面，距離耕兒他們大約五公尺左右。

他跟出現在美術教室時一樣，穿着奇異的黑色衣服，衣服上繫着粗皮帶，皮帶上有個奇妙的盒子。他一面笑，一面緩緩地望了耕兒他們二年三班的學生和周圍的人一周。沒有人敢去打斷他的笑聲。即使想去打斷，大部分的人都像被釘住一樣；沒有被釘住的人也被那少年可怕的樣子和聲音鎮住了。

過了一會兒，那少年不笑了，臉上毫無表情。那張沒有表情的臉轉向耕兒他們，少年開始說話：『沒有用，毫無意義。』聲音好像利刃一般。『你們為甚麼要做出這樣無聊的事？這……』他指着倒在腳邊的高見澤滿，『是你們的領導者。你們只要聽領導者的話就沒錯。

但是……』

這時候，大家才從迷惘的狀態中慢慢醒過來。

『甚麼？你是誰？是哪一個學校的學生？』體育老師提高聲音，一步一步地向那少年走過去，『到本校來幹甚麼？你說！』

少年沒有說話，眼睛直瞪着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體育老師。不知為甚麼，老師突然停下腳步。看來似乎不是老師自動停止，而是因為腳不能動，不得不停下來。

『你，你！』體育老師滿臉通紅，想動卻動不了。

『哼！你是老師？』那少年嗤之以鼻，『像你們這些傢伙也配當老師！哼，這是甚麼時代！』

那少年輕輕一揮手，體育老師的身體直往上飛。喔，不，豈止如此，老師的身體簡直像被龍捲風捲起一般，一面旋轉，一面往上升，最後頭朝下，以極快的速度落下來。

圍觀的人羣中發出了慘叫聲。

到底不愧是體育老師，快碰到地面時，他突然伸出一隻手，扭轉身子，用柔道的方法避免了頭部着地；可是，還是重重地跌落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大家都有點兒心虛。

『你們這些老師和學生都太自傲！』那少年若無其事地說，『你們根本沒有能力管理自己，判斷自己；要是能夠服從領導者還好。其實，你們和你們的學校並不像你們想像的那麼了不起！哼！』

那少年用手指碰一下皮帶上的盒子，雙手往前一伸，附近的老師、學生彷彿受了強風襲擊一般，紛紛倒地。耕兒也一樣。大家雖然緊緊地互相挽着胳臂，仍然抵不住那猛然襲過來的壓力。耕兒他們立刻被撞散，有的倒在地上，有的脊背撞到牆上。耕兒趕快抱住布告欄的柱子。布告欄也倒了，甚至有些教室的玻璃也破裂落地。

在哀叫與哭泣聲中，耕兒聽見高見澤滿大叫一聲：『不要這樣！』耕兒一看，高見澤滿已經清醒，拉住那少年，叫道：『請你不要這樣！太過分了，京極，不要這樣！』

京極？那少年叫京極嗎？

那股令人想起暴風雨，卻看不見的壓力，突然消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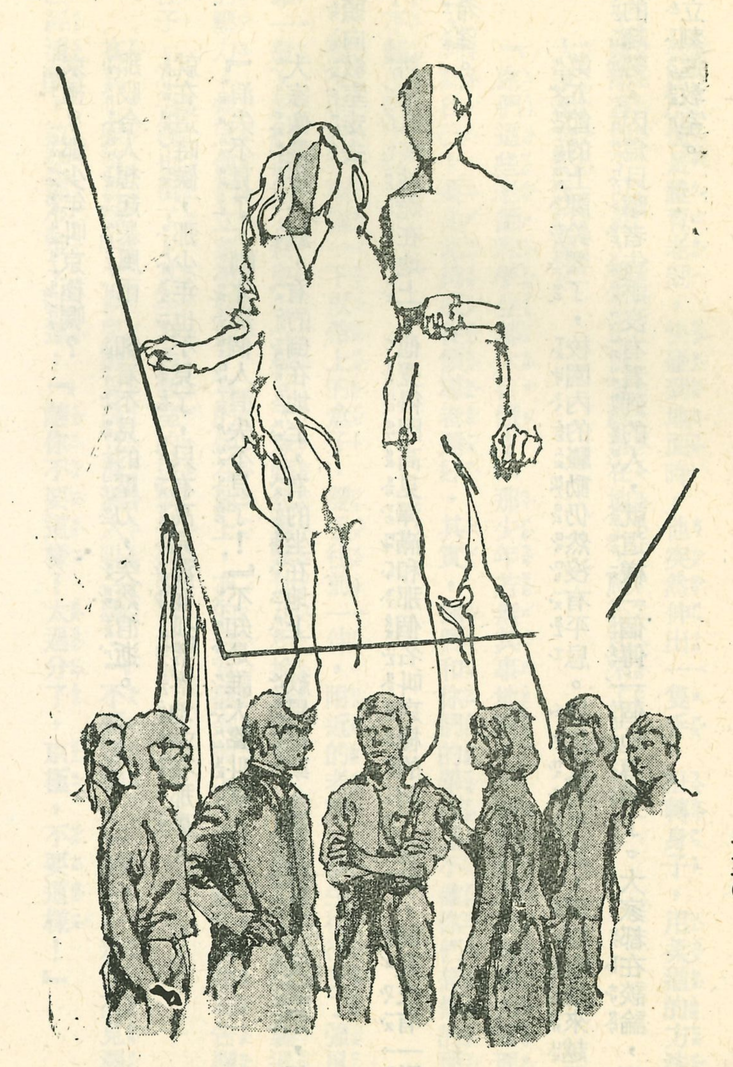
就在這時候，那少年也不見了，只有高見澤滿孤零零地站在那裏。

『消失不見了，剛才那個人消失不見了！』不知是誰大聲叫喊。

大家像傻子一般，有的倒在地上，有的坐在地上，紋風不動。高見澤滿長髮飄飛，低着頭向教室走去。

耕兒沮喪地跪在地上。他覺得跟高見澤滿和那個名叫京極的超人爲敵，簡直沒有一點兒希望。

第五節的上課鈴響了，校園內的騷動仍然沒有平息。豈止沒有平息，簡直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因爲目擊者告訴沒有看到的人，就這樣一個傳一個地傳開了。大家都在談論，不肯立刻進教室。



『各位同學快進教室！』是校內廣播的聲音。播報的人不是廣播組的學生，而是老師。

『各位同學，趕快進教室自習！』

學生慢慢走進教室。

二年三班的學生也一樣，互相扶持着走進教室，但是大家靜不下來，依然談個不停。他們都很興奮，覺得靠團結的力量打倒了高見澤滿。她雖然曾向二年三班許多學生施展過超人能力，但是她的被打倒正說明了她的超人能力是有限的。

可是另一方面又覺得忐忑不安，不知以後還會再發生甚麼事情。那互相挽着胳臂的戰法也許對付得了高見澤滿，但是對那個奇異的少年大概沒有用。他們第一次感覺到遭受攻擊而無法還手的痛苦。

『喂，各位！』說話的是吉田一郎，『這樣下去，那個傢伙一定會再出現的！在他還沒有出現之前，我們還是先把剛才發生的事告訴全校同學。』

『沒有這個必要。』回答的是楠本和美。

『沒有必要？』

『是啊，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和美環視眾人，『我們採取了積極行動，對不對？我們為引起大騷動才對付高見澤滿，讓她使出超人能力。不僅如此，還把那奇異的人引出來了。』

和美提高聲音繼續說下去：『最重要的是，讓老師們和許多同學親眼看到了這個場面。這樣，老師大概不會再認為超人能力是假的了。大家開始相信了，這一點很重要。』

『欸，不錯。』吉田一郎點頭。

『和美，』另一個女生說，『你說的不錯，可是我們大概還會受到襲擊。要是再受到襲擊……』

『那就戰鬥。只有戰鬥了。即使會失敗，也要戰鬥到底，對不對？』和美的口氣十分激烈。

『不錯。』荻野接下去說，『現在也只好這樣了。在戰鬥中，支持我們的人可能會越來

越多。小關，你說對不對？』

耕兒沒有回答。他剛才發覺了一件奇妙的事。

『喂，小關。』

『請……』耕兒舉起手，『請大家安靜一下。』

同學們都安靜下來。

現在整個學校的氣氛都不同了。已經沒有上課時間的平靜，騷鬧聲不斷傳來。

『真奇怪。』荻野輕聲說，『怎麼回事？……吵鬧得很。』

『可不是嗎？』耕兒說，『已經開始上課了，應該很安靜才對呀。』

大家面面相覷。

『我去看看情形。』耕兒說，隨即走出教室。

他小心翼翼地從走廊上走過去。上課時間沒有特別的事，在教室外遊蕩，被巡邏員逮到就不得了。

耕兒每走過一間教室。就往裏望一眼。沒有一間教室在上課。

老師也沒有來。

每一間教室都沒有老師，學生可能都在自習。也許是怕巡邏員，走廊上沒有一個學生。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二年三班的老師沒有來，是有緣故的，因爲來上課的老師都受到了阻礙，不是受傷，就是頭疼。這可能是高見澤滿幹的；那個叫京極的少年可能也幫了忙。

可是其他班級也沒有上課，這就奇怪了。

耕兒假裝有公事，往教師室走去。即使被巡邏員發現，他是班代表，應該也可以搪塞過去。

耕兒走到教師室，不禁吃了一驚。

教師室裏正在開教員會議，所有老師都聚集在那裏。

這時候，門突然開了，一位老師走出來。

『做甚麼？』老師嚴厲地問。

『沒甚麼事。老師沒去上課，我來看看。』這些話耕兒早已準備好了。

『再等一等，你們繼續自習。』那位老師說了，又走進教師室。

耕兒已經了解了，原來老師正在商量怎樣處理午間休息時所發生的那件事。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幾十個學生撲向一個學生——一個擔任學校學生會會長的女學生，而那個女學生竟能施展非常識所能了解的奇異能力。接着，突然出現一個非阿倍野六中學生的少年，使老師和學生受到傷害，連學校教室也遭了殃，然後又突然消失不見了。以老師的立場來說，這種事是不能置之不問的。

耕兒要回教室的時候，很小心地走，怕會被巡邏員發現。後來他發覺根本沒有巡邏員巡邏。其他在教室裏自習的學生，害怕巡邏員，都不敢走出來。

爲甚麼沒有巡邏員？耕兒滿腹疑團地回到教室，向同學報告經過。

『老師在開會？眞的？老師們到底怎麼決定？』荻野說。

『沒有巡邏員，我也覺得很奇怪。這時候，他們應該更神氣才對呀。』吉田一郎說。

就在這時候，學校的擴聲器開始播報，是老師的聲音：『今天不上課了，同學們立刻回家。所有社團活動一概停止。』隔了一會兒，又播報說：『請學生會工作人員和巡邏員留下來，都到教師室來。再重複一次……』

播完後，二年三班的學生沈默了一陣子。

『成了！』吉田一郎猛然大喊，『去看看，老師終於懷疑高見澤滿那一夥人了，一定開始調查他們的底細了。』

同學們聽了，都發出歡呼聲。

『不錯！』

『成了！』

『去看看！』

『贏了！』

耕兒望着和美的臉。和美微微搖頭。

『不對。』和美輕聲說，『我想沒有這麼簡單。』

『你的意思是……』耕兒問。

『他們不會這麼輕易聽從老師的話。』

果然不錯，又再次播報了：『學生會工作人員和巡邏員立刻到教師室來……其餘的同學回家……』

整個學校亂騰騰地。有的人提着書包準備回家，有的還站在走廊上說話，也有人留在教室裏……，還有更多的人走向教師室，想去看看情形。

二年三班也有幾個學生奔向教師室去打聽消息。沒有巡邏員，他們大步在走廊上跑來跑去。

『眞驚人！』回來的一位同學大叫，『學生會工作人員和巡邏員都關在學生會總部不肯出來。他們說沒有必要到教師室去，要老師們去見他們。』

『學生會指導老師跟幾位老師到學生會總部去了。學生會總部前面擠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

廣播又開始了。這次不是針對學生會工作人員和巡邏員，是要其餘的學生立刻回家。

『眞是的！在這節骨眼兒上怎麼能回家？』吉田一郎叫。

『等一等！』和美大聲說，『等一等！我們現在最好趕快回家。』

『你說甚麼，和美？』有人說話。和美不加理會，轉身對耕兒說，說得很快：『小關，你說對不對？現在就把高見澤滿的事讓老師去處理，我們還要辦很多事。』

在耕兒的腦海裏，也閃過同樣的一件事。『不錯！』他跑向講臺，站在講臺上，對大家說，『各位，我們即刻回家，分頭調查，山形老師到底甚麼地方不舒服，沒有到學校。』

『西澤響子怎麼樣啦！』和美加上了一句。

『好！』荻野也走上講臺。『我要去調查高見澤滿他們讀的英光補習班。各位，願意不願意去調查？』

『願意！』一位同學叫喊，其他同學也同聲喊：『對，我們去調查！』

『我到西澤家！』

『我去那個補習班！』

大家這麼說，其實心裏都懷着一種恐懼感，不知道那個叫京極的少年甚麼時候會出現，甚麼時候又會遭受他的折磨。因此，大家都覺得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起而行動。爲了擺脫這種不安，紛紛大聲叫喊。

耕兒看出大家的這種心理。

他大喊：『等一等！等一等！』等同學都靜下來，他才繼續說下去，『大家這樣分散，沒有好處。想想作戰的方法，最好別碰上那傢伙。』

『怎麼作戰？』荻野問。

『有個辦法，不知大家覺得怎麼樣？』和美走上講臺對大家說。她已猜出耕兒的意思，也有了作戰的方案。『這樣分散，只會造成混亂，大家還是暫且先回去吧。』

『回去？』

『你是說回家？』

『是啊。』和美回答後，又說：『回家去，不管甚麼方式都好，先把過去發生的事寫在筆記本上；要是我們發生了甚麼事情，也好叫家人知道。如果幾十個人留下同樣的記錄，我想學校除了聽過，看過剛才那件事的人以外，也不會認爲這是一件小事了。』

『是遺書嗎？』一個學生大叫，滿含着開玩笑的口氣。不過，這確也是實情。大家爲這句話頓時靜了下來。

『不錯，也許會變成遺書也說不定。就以寫遺書的心情寫吧！』和美拉開喉嚨。『然後下午三點鐘在山形老師家的門口或西澤同學家的前面集合，哪一邊都行。』

『英光補習班呢？』荻野問。

『我想到英光補習班，人數要多，最好大家一起去。』和美說，『那少年一定會出來。那時我們人數多一點兒比較好。如果順利的話，也許能夠從西澤同學或她的家人那裏打聽到

一些英光補習班的事。』

『不錯！』

『所以到山形老師那裏的人和到西澤家的人四點半必須會合。』

『在哪兒會合？』

『學校門口，怎麼樣？』說話的是吉田一郎。『到那時候，學校大概不會有人了吧？』

『對！就在校門口集合，容易記。』一個學生大聲說。

『好，就這麼辦！』

『就這樣決定好啦！』

大家都表示贊成。

『你覺得呢？』和美低聲對耕兒說，『校門口，我覺得有點兒危險。』

耕兒沒有說話。

『既然這樣，那也沒法子。』和美輕聲說，彷彿要說服自己，『以目標來說，倒最容易

辨識。』

『那就開始戰鬥吧！』不知是誰大叫。彷彿以這句話作暗號一樣，二年三班的學生立刻收拾書包回家。

耕兒回家後，把發生的事告訴媽媽。爸爸還沒有回家，所以先向媽媽報告。不出所料，媽媽並不完全相信，以爲耕兒說得太誇張。耕兒沒有多加解釋。現在即使被誤解，不久就會明白了。他必須在三點鐘和美來以前，寫好和美所說的「遺書」。

他坐在書桌前，裝出一副用功的樣子，把過去發生的種種事情，以條擧方式列出來，並且順便寫下今後的行止，然後用釘書機把這幾張便條紙釘好，折好，夾在平時常用的一本字典裏。

兩點四十五分，門鈴響了，和美來了。

『哎呀，小和美呀！』傳來了媽媽的聲音，『剛才聽耕兒說，今天學校發生了怪事，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和美回答。這時候耕兒到了起居室。

『真會有這種事？』媽媽說。

『就像我說的那樣。』耕兒用手阻止媽媽說下去。『現在，我們要去看老師，也要到那位同學家裏去。』

『真的嗎？』媽媽問和美。

和美點點頭。

『不要去！』媽媽突然叫起來，『這樣危險的事，不要再追究了，耕兒！』

『不行，我不能這樣。』他一面說，一面穿鞋。

『耕兒！』

『媽，別擔心，我們只是去探望老師的病情和同學的狀況。』

『真的？那麼，危險的事，可別招惹啊，好不好？』

『當然哪。媽媽請放心。』

『小和美，你也一樣？』

『欸。』和美點點頭。

『那麼，你們就去吧。要小心哪！』

耕兒轉身和和美一起出門。

耕兒覺得很難過。他出去豈止危險，簡直可以說是危險之至。但是他必須和同學共同行動，所以只好撒謊。

等電梯的時候，兩個人商量了一會兒。其實，他們兩個內心都有點兒害怕，不知那少年甚麼時候會出現，但是誰都沒有說出口。他們很想一起到同一個地方去，可是全班同學分成兩批，到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們不能一塊兒到一個地方，必須一個到老師那裏，一個到西澤家，然後在校門口會合，報告事情的經過。

耕兒很想到西澤響子家，因爲西澤響子知道英光補習班的事，而他又被西澤家的人怒斥過。他很想知道她家的人爲甚麼會那樣生氣。至於山形老師，他覺得倒無所謂，認爲從老師

那裏不會得到甚麼結果。山形老師竟然說出那樣冷冰冰的話，漠不關心地把事情推得乾乾淨淨。

可是要從西澤響子家得到英光補習班的訊息，應該讓和美去比較好；然而……

『好，我到山形老師那裏。』和美意外爽朗地說，『小關，我想你誤會了山形老師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你還記得上次老師說的話嗎？當時老師說，他不能公開承認他的班級跟整個學生會對立。不過，個別到他家去商量，那又另當別論。』

『那是遁辭啊。』

『眞的？我可不這麼想。從老師的立場來說，他也只好這樣了。其實，老師是支持我們的。』

『大概是吧？』

『反正馬上就可以知道了。』和美聳一聳肩膀，『不管怎麼樣，我們這一批到山形老師家的人，很快地就會到你們那邊去會合。』

『這是甚麼意思？』

『預感哪，只是我的預感。』

電梯停了，他們兩個走進去。

走出公寓，和美往北走，耕兒往南行。

耕兒查過通信錄，也查過地圖，他急忙向西澤響子家跑去。那個叫京極的少年說不定隨時都會出現在眼前。他內心急躁得很，不禁跑了起來。

那個少年沒有出現，不知是參加高見澤滿和老師在阿倍野六中對抗，還是躲在甚麼地方冷眼觀看耕兒他們的行動。總之，沒有看見他的人影。

耕兒快跑到西澤響子家的時候，停下了腳步。

大約有二十個二年三班的學生聚集在西澤響子家的門口。一個可能是從她家裏出來的女人，向這些學生尖聲叫喊：『回去！你們想做甚麼？還要做更卑鄙的事嗎？你們來譏笑我家的響子？回去！』

學生們似乎在解釋，那女人（從她說話的口氣聽來，想必是西澤響子的母親）好像不肯聽，情緒非常激動。耕兒停了一會兒，便向那邊跑去。

大家看見耕兒了。

『喂，小關！』

『小關，你說話呀！』

『不管我們怎麼說，西澤同學的媽媽都不肯聽。』

耕兒走到大家前面。

西澤響子的媽媽轉身向他：『又來了！又來瞧熱鬧？』

她說話的聲音很尖銳，但是耕兒沒有後退，反而向前跨了一大步，說：『你是西澤伯母

嗎？』

對方沒有回答。

『我們是來探望西澤同學的。』耕兒不管對方如何，繼續說，『西澤同學沒事吧？』

『不會死吧？』一個同學說。

西澤響子的媽媽以怕人的眼神向那個同學望去。『你們想害死我們響子？』聲音近乎叫喊，『響子不會死的！哼，怎麼會死？』接着又拉高嗓門，『回去！不回去，我就要叫警察了！』說完話，轉身走進屋裏，「砰」地一聲把門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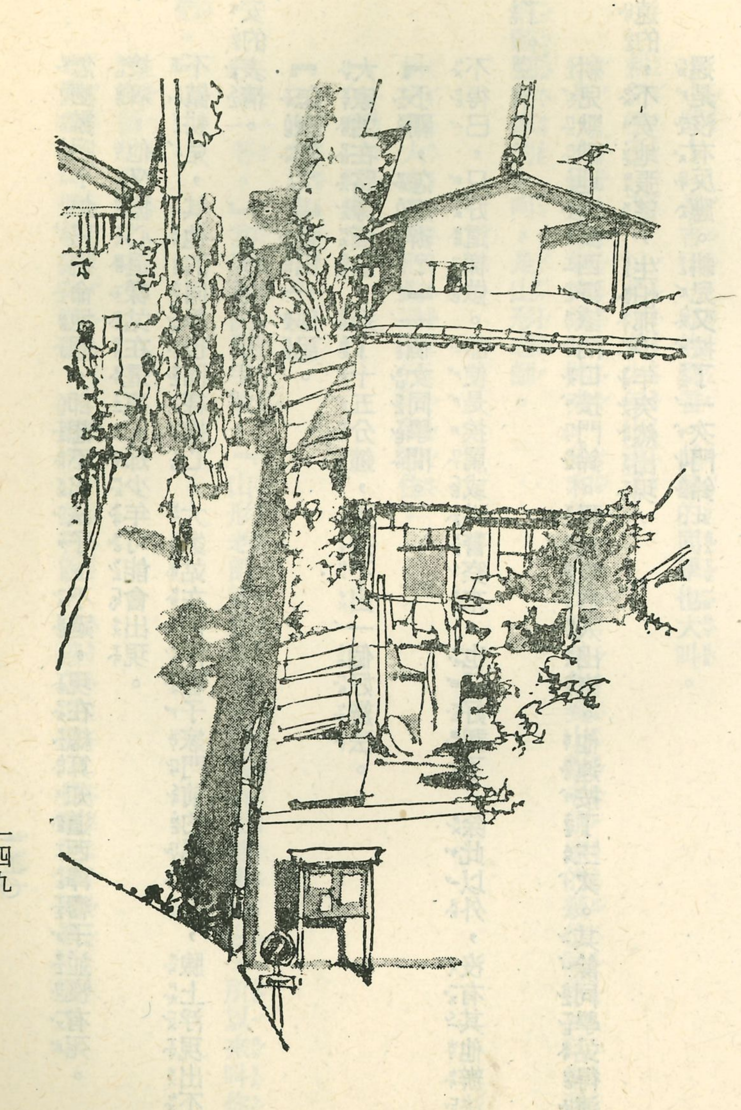
大家面面相覷。

『唉，說錯話了，對不起。』剛才問「會不會死」的那個同學不好意思地說。

『沒關係。』耕兒安慰他。可是這樣下去總不是辦法。

『再按一次門鈴好了。』吉田一郎說。

『不行。不會出來的。』一個女同學說。



怎麼辦呢？耕兒拚命地想，卻想不出法子。不過，現在總算知道西澤響子並沒有死。

接着，他又擔心這樣站在這裏，那少年可能會出現。

不僅耕兒，其他的同學也同樣擔心。大家站在西澤響子家門前的馬路上，臉上浮現出不安的表情。

『怎麼辦？』吉田一郎說。

大家站在路旁商量，過了十五分鐘，還想不出一個好辦法。

『小關，怎麼辦？』一個女同學問。

不得已，只好這樣做。即使是挨罵或叫警察來，也只好認了。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了。

耕兒默默地走到西澤家門口按門鈴。果然沒有人出來。他連按了三次。其餘同學站得遠遠的，不安地張望，生怕那少年突然出現。

還是沒有反應。耕兒又按了一次門鈴。

『小關！』是吉田一郎的聲音。其餘的同學也大叫。

耕兒愣了一下，以為那個少年出現了。

不是，有別的同學向這邊跑來，是和美、荻野跟其他到山形老師家的幾位同學。其中還有騎腳踏車的，呵，是山形老師。

耕兒和大家立刻把跑過來的同學圍住。

『怎麼一回事？』

『怎麼到這裏來了？』

『等一等。』和美攤開雙手說，『山形老師要跟我們一起到英光補習班去，所以來叫你們。』

『老師也要去？』

『是的。』回答的是荻野，『詳情以後再說。這邊怎麼樣？見到西澤同學了嗎？』

『沒有……。』耕兒簡要地報告經過。

山形老師一直沒有說話。他放好腳踏車，說：『我跟西澤同學的媽媽談談看。你們不要吵，好嗎？』

大家讓開路。除了和美和荻野，大家對山形老師還是懷疑，不敢相信。

山形老師不理會，逕向西澤家門口走去。他不按門鈴，直接呼喚：『開門！我是級任導師山形，有話要說。』

沒有反應。

『不開門，在這兒說也行。』山形老師大聲說，『那我就在這兒說啦！我們現在要到英光補習班。要是你不肯告訴我，我們就親自去調查英光補習班，看看究竟是個甚麼樣的補習班，他們是做甚麼的。……乾脆告訴我們好了！』

仍舊沒有回答。

『既然不肯說就算了！』

山形老師回來，對大家說：『走吧！』

耕兒沒有動。

『怎麼一回事？』

『怎麼了？』荻野和和美一起問。

『老師。』耕兒望着山形老師，『老師，您是眞心的嗎？眞心要跟我們一起行動嗎？』

『不錯，正是這個意思。』山形老師平靜地回答。

『不會是撒謊吧？』吉田一郎大叫。

『你怎麼這樣說話！』和美說。

山形老師制止和美，接着他說：『我不說謊。過去爲了維持老師的面子，才沒有肯定地說，這點我承認。可是今早頭部劇痛，再聽了楠本和荻野兩位同學剛才說的話，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跟你們一起維護阿倍野六中。在規則上，卽使學生會和巡邏員是對的，如果不能讓我們信服，也就只有戰鬥了。如果因此被免職也沒有關係。希望你們能把我當做自己人。』

大家都想大聲歡呼，表示歡迎，但是沒有一個人做聲，都默默地聽老師說話。

『走吧，英光補習班在那個方向。』荻野指着西邊，大家一起從人行道向西走。

『這邊走！』荻野指着拐向南邊的道路。

山形老師騎着腳踏車跟大家一起轉向那條路。大家跑着，臉上都露出了緊張的神色，擔心將要發生的事。其實，大家都心裏有數，臉上仍然顯出不管碰到甚麼都願意勇敢前進的樣子。

不久，荻野在一座四周圍着高牆並不很大的日式房子前停下，說：『就是這裏！』

『這裏？』

耕兒曾經從這兒經過好幾次。

『瞧！』荻野指着木板門緊閉的門柱。

果然不錯，門柱上有地名、門牌、某某會員的牌子等等，其中還有名片大小的木牌，上面寫着「英光補習班」；說是招牌，的確太小了，難怪不容易發現。

『這就是大家要找的英光補習班？原來這種地方就是英光補習班。』耕兒正這樣想的時候，荻野已經按門鈴了。

『有事嗎？』對講機的聲音。『有事。』停了一會兒，對方說：『是補習班學生嗎？要是學生，請報出會員號碼和名字。』

『混蛋！』吉田一郎大叫。

『別叫，我跟他們談談看。』山形老師走過去，大聲說，『我是阿倍野六中的老師。我叫山形，想跟英光補習班的人談一談。』

沒有回答。

『能不能讓我到裏面去？有話要談。』山形老師又大聲說。

『回去！』冷冰冰的一句話。

『可是……』

『學校的老師會有甚麼事？』語氣含着輕蔑。不是那個叫京極的少年的聲音，卻有點兒

像，『還有，我們不見跟我們補習班敵對的學生。回去！』

『甚麼！』吉田一郎怒吼。他一面吼，一面撞門，『既然這樣，我們就攻進去了！』

『對！』

『幹他！』

十幾個情緒激動的學生大喊一聲，用身體猛撞木板門。雖想制止已經來不及了。

不知道是不是門閂斷了，木板門立刻向兩邊開了。

同學們發聲喊，一起衝進去。耕兒也不再猶疑，跟着大家跑進去。

但是他們進了門，立刻停下了腳步。

屋裏有一羣補習班學生。

在通往玄關，種着矮樹的小院子裏，有好幾個男女少年，都穿着白色制服。

『你們要幹甚麼？』擋在前面的少年尖聲說。那少年的模樣兒很像國中二年級或三年級的學生。他說着，隨即揮動右手；其他男女少年也做出同樣的動作。

『砰！』耕兒覺得彷彿有人推了一下他的胸口。他看看四周，其他同學也有好幾個被推得轉過了身子。

超人能力！他們也有超人能力？

『大家一起向前！』和美突然大喊，『他們的超人能力看來不如高見澤滿和那個奇怪的少年。我們衝進去！』

『前進！』不知是誰大吼。同學們（其中還有山形老師）跟以前一樣，大家胳臂挽着胳臂，口中高叫着向前衝。

那些穿制服的少年狼狽不堪，大家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不一會兒，耕兒他們彼此互相挽着的胳臂，被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撞開了，身體飄浮在空中，彷彿被強風吹散一般，仰身跌落在地上。擡頭一看，原來是那個叫京極的少年。他跟耕兒他們一起出現在玄關的房間裏，用肩膀撐着筋疲力盡的高見澤滿。

為甚麼？耕兒腦中念頭一閃，那少年在這裏出現還可以解釋，為甚麼高見澤滿也會在這

兒？

『你從學生會總部把高見澤滿帶來了？』和美向那個叫京極的說。

耕兒立刻明白了。巡邏員據守學生會總部跟老師對峙的時候，京極在總部出現，把高見澤滿一個人帶來。

『混蛋！』吉田一郎倒在地上大罵。

『我們不會服輸。』荻野用力站起來，一面向京極怒吼，『我們會把你們所做的公諸社會，決不再讓你們胡作非爲！』

京極放下高見澤滿，讓她坐好，然後環視耕兒他們，厲聲說：『閉嘴！』

不知下一步要幹甚麼？耕兒他們雖然這樣想，卻被一股怕人的壓力逼得靜默下來。那壓力猶如利刃無聲無息拔出刀鞘一般。

『眞是一羣傻子。』那少年說，『你們不罷手，騷鬧會越來越大。那樣，我們，不，我不會饒恕你們的。』

『少演講！』吉田一郎想衝過去，身體卻隨着那少年的目光飛上空中，摔落到樹叢中。

『眞沒想到會出現你們這羣莫名其妙的人。』那少年若無其事地說，『在這兒，可能無法順利進行，可是我一定要做，我必須完成使命。』

『使命？你說甚麼？』山形老師問。

那少年突然微笑。『說了你們大概也不懂。好，就告訴你們吧，我是「未來世界」派來負責這個時代的。』

未來？到底是甚麼意思？

看來腦袋有問題，但是耕兒也只好聽下去。

『我們的時代，正面臨着文明破產的局面。』那少年的口氣仍然很溫和。『混亂、無秩序盤據了整個世界，簡直無計可施。所以會這樣，追根溯源，都是因爲過去時代的人大家都過分強調自由和權利，隨心所欲地做事，才會累積到這種局面。』

『這樣斷定，倒眞奇怪。』和美打岔說。

『除非改變過去，否則我們的世界就沒有救了。』那少年根本不理。他低聲說，『我們必須從過去時代中選出一個有能力的人，來領導其他一無所知的人。如果不把過去改變成現在這樣，我們的世界就會陷入人人隨心所欲的局面。我就是來改變這個時代的人員之一。我很快地就說服了這家補習班的負責人，找到了夥伴。我的計畫成功了，也找到了聽我指揮的高見澤滿，照理應該可以成功地奪得阿倍野六中，然後再奪取其他學校。』那少年歪着嘴，繼續說：『想不到就因爲你們這些不知情的傻子，害我全盤計畫都垮了。我說這些話，目的是希望你們知道自己的錯誤，好好反省一下。』

『你錯了！你所說的雖然對，但是你們的做法不對！』和美大聲說，『不錯，我們不能過分強調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但是也不能像你們這樣過分限制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你們這樣做，等於是否定了人性的存在。文明是人創造的。有人才有文明，不是有了文明才有人。文明應該隨時代而進步，而不能加以限制。人如果沒有了人性，又哪兒會有文明？你們以極權的手段來控制別人的做法，不但不能保證你們的文明不破產，恐怕還會使你們的文明加速崩潰！』

『你怎麼說都行。』那少年挺直身子，『反正我要走了，英光補習班也結束了。以後會怎麼樣，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要到這時代的其他地方去重新展開我的工作。』

『帶我去！』突然間，高見澤滿說。

『拜託！』高見澤滿拉着那個少年說，『我要跟你一起繼續工作。我要完成你交給我的使命。』

『不行！』那少年很感動地說，『我要謝謝你，但是你不是我眞正的夥伴。』

『不！』高見澤滿大喊，『我一定要跟你去。爲了人類的未來……』接着，她又猛烈地搖着頭說：『我要幫助你！我可以不要家庭和學校，請帶我一起去！』

『好。』少年扶起高見澤滿。

耕兒聽了他們的對話，這才逐漸清醒過來。

『你要把她怎麼樣？』和美問。

『帶她到這個時代另外的地方去。』少年摟着高見澤滿的肩膀回答。

『這樣也沒用，馬上會被發現的。』荻野說。

少年回頭望着荻野。『真的嗎？你們要找也找不到。到時候，我們的名字和容貌都改變了。』

『等一等。』山形老師說。少年環視四周說：『必須毀棄所有的證據。在我離去之前，這個補習班必須毀棄。』

少年用力揮動另外那隻手，注視門口。房門緩緩地冒出了黑煙。煙越來越濃，接着噴出了火焰。

是火，發生火災了！

英光補習班的學生不知怎麼辦。穿制服的男女少年，以及幾個成年人從房裏跑出來。火勢突起，火花四處飛散。

少年和高見澤滿頓時消失不見了。到哪裏去了呢？

耕兒他們無暇多想。火勢越來越強，這樣待着，馬上會被捲入火窟。耕兒拼命往外跑。

是下雨天。

耕兒雜在上班的成人中，搭電梯下樓，走出公寓，撐開了傘。

『早！』從後面出聲打招呼的是和美。

『你早。』耕兒回答。兩個人一起打着傘向學校走去。

走過十字路，路上幾乎都是阿倍野六中的學生。這是平時看慣了的上學時的情形。

『好像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和美突然說，『從那件事以後，才過了兩個禮拜。』

『欸，不錯。』耕兒低聲回答。

不錯，英光補習班發生火災到現在，只有兩個禮拜。這件事已經不了了之了。對警察、老師和採訪新聞的記者來說，這件事是無法解釋的。搜索、調查和採訪都沒有停止。耕兒和和美不用說，就是其他跟這件事有關的人也都說明當時的情形。可是耕兒他們越談到事情的

核心，就越無法用常識來解釋。現在終於放棄了。

總之，這是無法用一般常識來判斷的。警察和其他負責的人，都從英光補習班失火和阿倍野六中一個女學生失蹤的事開始着手調查，但是一遇到超人能力和來自未來世界的少年，就無法再調查下去。不錯，英光補習班本來由一個成年人經營，到這兒來補習的人，成績進步神速，所以佳評頻傳。據經營者說，一年半以前，來了一個很優秀的少年（經營者無法說出少年的來歷），很用功。他在這少年的勸導下，開始採用學生自治制度。經營者還說，那少年不管說甚麼，總令人覺得很有道理。這些資料對調查的人不僅沒有用，反而更增加他們的困惑。接着，又對其他到英光補習班來補習的各校學生進行調查。他們不肯說。即使有人說，也只說是爲了使國家變得更有前途，他們才用特別的方法讀書，並且接受超人能力的訓練；有些人還實際表現了超人能力。但是一般成年人都不相信，認爲是魔術。這些說辭在成年人聽來，簡直像說夢話一樣。不過，那個少年和高見澤滿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

大人調查的結果是這樣，耕兒他們卻聽到更多的事情。

曾經是英光補習班成員之一的西澤響子，山形老師終於從她不爽利的母親那裏打聽到一點兒消息。據說西澤響子在今年四月間，爲了希望她的成績更好，決定上英光補習班，並且寫下「不論接受甚麼教育，都不表異議」的切結。西澤響子的成績的確進步了，但是事情並不像她母親所想的那麼單純。西澤響子可能被指派在阿倍野六中擔任某種任務，而且受到威嚇：如果任務沒有完成，將會遭到甚麼後果。所以任務沒有完成，被開除後，她才想自殺。（西澤響子的母親事後才知道，所以願意跟山形老師說。）

可是西澤響子已經離開阿倍野六中，轉學到別的學校了；理由是她的父親調職。西澤響子到底是不好意思再念阿倍野六中，還是因爲沒有英光補習班才轉到升學率高的學校，山形老師也不清楚。

高見澤滿現在不知怎麼樣了？耕兒一面走一面想着。高見澤滿眞的喜歡那個少年嗎？因爲喜歡他才捨棄一切，跟他消失到甚麼地方去了？

這些事情雖然留在耕兒、和美和其他同學心上，但是眼前所見到的上學情形仍然跟以前

沒有甚麼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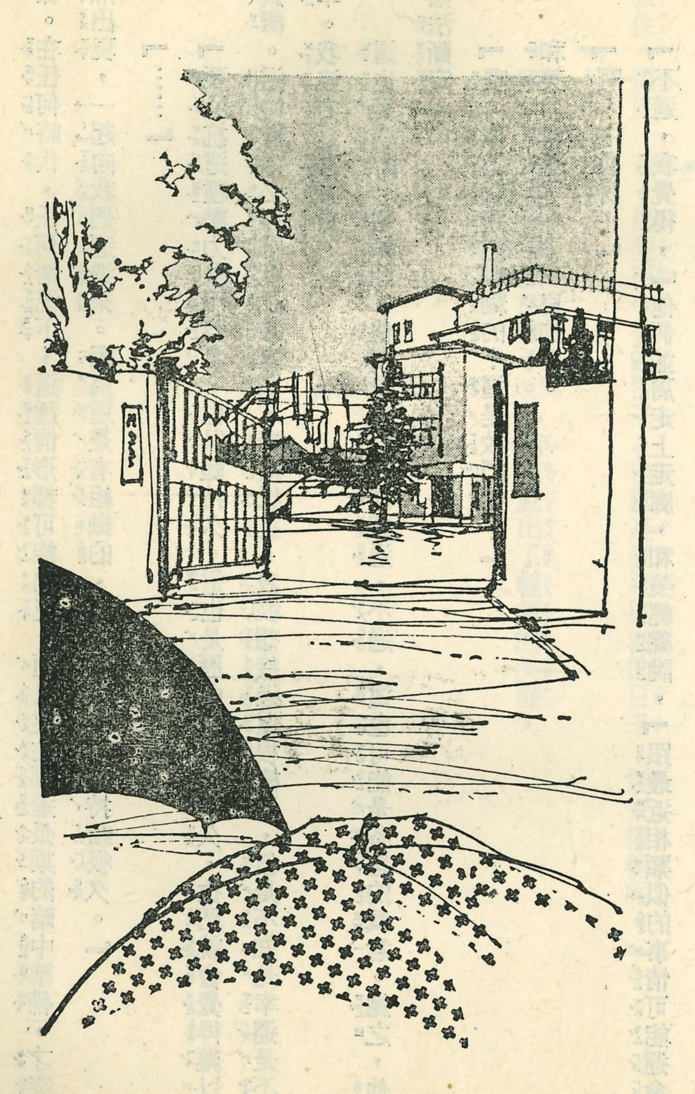
校內巡邏糾察制度現在還存在，會長高見澤滿失蹤後，會務由副會長代理。但是巡邏糾察制度已經逐漸流於形式，顯得軟弱無力。老師也開始覺得這種制度有問題，在第二學期開始前應該廢除。在耕兒看來，高見澤滿不在，想說甚麼都可以，不會有危險，不禁覺得舒服多了。從一個必須跟高見澤滿對抗的二年三班學生的立場來說，他有這種感覺實在也難怪。

耕兒突然想起最近爸爸說過的話。

『不錯，你們班級的確勇敢善戰。』爸爸點點頭，『我也希望你們盡情去做；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爸爸頓了一下，又說：『我想，你們的戰鬥只是短時間的，是由一時蘊積的鬥志激起的。』

『我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超人能力。』爸爸說，『以我個人來說，是不是超人能力，都沒有關係。凡是用不合理的力量強迫別人接受表面合理的事物，都跟超人能力沒有兩



樣。在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這種情形都可能出現，而且往往經過長期的暗中準備，才突然出現，一起向我們逼過來。因爲這是有組織的，威力強大，可能持續很久。』

『……』

『要反抗這種勢力很不容易，也很難持久。這也是歷史事實。不久，你們就會覺得難以爲繼。這時別人必須把棒子接過來，繼續抵抗。我很想接過這根棒子，但是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我沒有這種機會。』

這也是遁辭。耕兒想。他確實曾經這樣想過，不過，這也可能是爸爸的眞意。總之，他無法斷定。

『喂，你怎麼迷迷糊糊的？這是校門哪！』

和美用傘碰了一下耕兒的傘。

『啊……哎呀！』

『不過，我覺得，』他們並肩走上走廊，和美輕聲說，『跟最近相類似的事情可能還會發生。這麼一想，倒覺得今後的日子，也就是到死以前的日子，還長得很呢。』

『……』

『喔，這只是我的預感罷了。』和美發出了輕輕的笑聲。